

易書閣

經典古籍新編

白話原文對照

閱微草堂筆記

第十一卷槐西雜誌一

11

書名：白話閱微草堂筆記第十一卷槐西雜誌一

原著者：清·紀昀

白話文作者：卜黃淑鈴

編審：卜歌

發行人：卜致忻

出版者：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 180 巷 52 弄 16 號 4 樓

網址：<http://tw-book.com>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出版日期：2014 年 12 月 30 日

電子書定價：59 元

ISBN: 9789869134903

電子書製作：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電子書播放資訊：

作業系統：Mac OS , Windows

檔案格式：PDF

檔案內容：圖形, 文字

播放軟體：ez PDF Reader

使用載具：PC

槐西雜誌一

目次

原序	8
恩深義重	9
故詞	18
孝祠禮房	12
鬼嚇死鬼	13
糊塗神	14
河圖洛書	15
幽遣	17
無能為力	17
草下蟲	18
逃仙	19
杏花	20
滴血驗親	20
神龍之技	22
違情孝子	23
香不滅	24

邀狐	48
扶乩敗奸	46
勢盡財散	45
吃兩家	42
自稱小人者	41
見鬼詩	40
暢飲	39
應徵	38
舞羊	37
奇樹異草	36
不韻	35
司馬相如	34
入土為安	33
狐懼狷者	32
國手勝仙	30
落水	30
人非魚鳥	28
倉鼠	27
磊落節婦	26

渡船故事二則	48
念兒嬌	51
爵祿與業海	51
是非問心	53
見鬼說鬼	54
癡閉症	56
聾瞽報	56
陰謀者	57
朱盞	58
權詞	60
買妖	61
盲人養濟院	62
李守敬	64
輓聯	65
人造語	65
養癰貽患	67
飛車劉八	68
孤虛之說	68
毒物也屈理	69

神機	70
餓鬼驅鳥	71
精習殺虎	73
和光	75
細腰蜂	76
失蹤老人	78
天不假年	79
善知識	80
終南進士	80
搭便車	81
玷污	83
夜光雞蛋	84
血茶	86
牛妖救人	88
長相思	88
紅燭殘花	90
神主牌	90
不留餘地	93
天上人間	94

附會之說	95
囊家抽頭	96
討厭鬼	98
長齡百歲	98
第十一卷 槐西雜誌一	
仿雕版新編	101

原序

我再回御史院掌烏臺，每每要參與法司會定讞的事務，所以時常要在紫禁城外的西苑當值。當時借得女婿袁彭煦家的房子數楹居住，門榜上寫著「槐西老屋」。

每次輪值回來就住在這裡憩息，這裡離城數十里，除了有同僚屬下來說事之外，來訪的賓客實在很少，每當白晝日長多有空閒之時，也只是晏坐而已。我之前舊作有《灤陽消夏錄》、《如是我聞》二書，都被出本社拿去出版了，那是和朋友聚集談笑，朋友們說些奇事異聞的掌故給我聽，所寫出來的，所以呢，我放了一冊在這裡，每遇到輪直，則憶而寫雜記。若非輪直之日，就不寫了，其中也有不能盡憶的內容，也就算了。

歲月匆匆過，不知不覺又寫了四卷。孫子樹馨替我抄錄集為一帙，題曰《槐西雜誌》，其體例還是很像之前的二書。

自今往後，我也許會懶而停筆不寫了呢？那麼這一卷應該命名為《揮塵》之三錄；或是以後老不能閒，又有所補綴再寫了呢？那麼則應該命名為《夷堅》丙志也是可以的啊。

壬子六月，觀弈道人識。

恩深義重

《隋書》記載蘭陵公主死殉後夫，此事載於《列女傳》之首，這與一般人所記載的歷史取法頗為不同。（隋代的祖君彥寫《檄隋文》稱，蘭陵公主是被逼而死。那是他自己在政治失意，故意要顯示隋煬帝之惡，所以此事當以史文為正。）

滄州醫者張作霖曾說，他的家鄉有一個少婦，丈夫死了不到一年就改嫁他人，過了兩年，那後夫又死了，她於是發誓不再嫁了！竟是要守志終身啊。

她曾去探望一位鄰婦的病情，那病著的鄰婦忽然張大眼睛，作其前夫的語音對她說：「你甘心為某人守志，卻不為我守志，為什麼？」

那少婦毅然回答說：「你不以結髮之親看待我，三年來，不曾有一句知心話與體貼，我怎會為你守志呢？而他不以我再嫁而輕視我，兩年之中，恩深義重，我怎能不為他守志呢？你自不反省，還敢來責怪人耶？」那隻鬼竟然語塞而退。

這件事與蘭陵公主事相類似；春秋時代的刺客豫讓也說過，以一般人對待我，我也以一般人的方式回報之；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之禮回報之。

然而五倫之中，只有朋友之情是以義相合，如果不計較回報和施加，那只是厚道而已；就算是要計較報施，那也都還算是直道。然而兄弟之親，就

是天倫之屬了，已經不可言說報施了，況且是君臣、父子與夫婦呢？難道這不是義屬於三綱之中嗎？

漁洋山人作《豫讓橋》一詩，曰：「國士橋邊水，千年恨不窮。如聞柱厲叔，死報莒傲公。」就是想要以詩糾正日見澆薄的風俗，所以他的說法也算允當啊。

然而古代的柱厲叔，只因不被莒敖公欣賞提拔，就辭官自我放逐，莒敖公被手下的人害死了，他還跑去莒敖公的墳前自殺！他認為只有自己挺身死難，就可以讓人君悔愧自己的有眼無珠嗎？他的行為還是深含著怨懟啊（這事見劉向《說苑》），這是柱厲叔自己想不開，心裡還有怨懟之意，特來以死與人君計較是非，並不是為人君捍衛社稷！這件事雖然得以風傳，但是柱厲叔的這種言論和作法，則不能稱得上是義舉了。亦或是記載此事的人有心了，也是內心含有怨懟之意才故意這樣寫的呢？那也未可知啊。

故詞

江寧王金英，字菊莊，是我在乾隆二十七年，歲次壬午年時，在分校所提拔的讀書士人。他喜為詩，可才力稍弱，卻是秀削不俗，頗近宋末的四靈派詩歌，喜咏花竹鶴僧之屬。

他曾畫藝菊小照，我也戲仿四靈體的格律題之，有「以菊為名字，隨花入畫圖」句，菊莊大喜，他的嗜好從這裡就可知道了啊。

他撰有詩話數卷，尚未成書。可惜冬來又春去時間久了，他的稿子我竟不知流落何處去了。可我猶記得其中一條寫說：

「江寧有一老廢宅，壁上微有字跡，拂去塵埃仔細諦視，乃絕句五首，

其一曰：『新綠漸長殘紅稀，美人清淚沾羅衣，蝴蝶不管春歸否，只趁菜花黃處飛。』

其二曰：『六朝燕子年年來，朱雀橋圯花不開，未須惆悵問王謝，劉郎一去何曾回。』

其三曰：『荒池廢館芳草多，踏青年少時行歌，譙樓鼓動人去後，回風裊裊吹女蘿。』

其四曰：『土花漠漠圍頽垣，中有桃葉桃根魂，夜深踏遍階下月，可憐羅襪終無痕。』

其五曰：『清明處處啼黃鸝，春風不上枯柳枝，惟應夾溪雙石獸，記汝曾掛黃金絲。』字劃筆跡亦英偉，卻不著姓名，不知是人語還是鬼語。」

我說那是前朝明代，福王破滅以後，前明故老寫的詩詞。

孝祠禮房

董秋原說：「以前我在鉅野做學官之時，那處有個門役，專門典守節孝祠，也攜家帶眷住在祠側。一日，正逢秋天的祭祀，那個門役夜起灑掃，他的妻子卻還在睡夢中，夢中卻見了一群婦女數十輩，聯袂入祠，她心知是神降，也不覺恐怖，忽然看見當中有認識的婦人，是二個貧苦的老女人也在其中，她再三審視，果真不謬。

她奇怪的詢問那兩個女人，妳們未曾受邀被旌表，為何也同來呢？

其中一個婦人說：『人世間的旌表，豈能遍及窮鄉僻壤呢？湮沒不彰者，在在有之，鬼神憐憫我們生前的茶苦，雖節孝祠裡沒有設位，也要招之來受饗。

若有婦人在人間就受到旌表，可是內裡藏瑕匿垢，冒濫馨香，就算在節孝祠裡設有牌位，反而不容她們入內，所以我二人得以至此啊。』

此種事頗為稀奇，也首次聽說這種說法。然而想想以神的理，就應當是這樣。

又獻縣的禮房吏魏某，臨終時喃喃自語說：「我在禮房做的是閒缺，也自認不曾作惡業，只因為從沒想過替貧婦也提請旌表，只是依據常例辦事，沒想到冥間的譴責如此重啊！」

這二事足以相互對照著看，人所行的信忠孝節義，真是感天地、動鬼神啊！

鬼嚇死鬼

族叔行止說了一個故事，有個農家婦與小姑兩人都生的端正明麗，月夜納涼，共睡簷下，突然看見一隻紅頭髮的青面鬼，從牛欄後跳出來！在庭院中旋舞不止，又跳又摔擲，那模樣，好像要將她倆生生捉來吃了一樣！

當時家裡的男子都外出守農場苗圃，姑嫂兩人嚇的都不敢說話！那隻鬼，一一將兩個美麗的女人捉來玩弄，竟然強污了姑嫂兩女。

那隻鬼才躍上短牆要跑了！忽然聽牠慘叫一聲！竟然倒投於地，兩個女人見那隻鬼倒地後久久不動，這才敢大聲呼人求救！

鄰里眾人急忙跑來看！只見牆內那隻倒地不起的鬼，乃里中惡少某人，早已昏仆不知人了；但是牆外還有一隻鬼屹然矗立，仔細一看，竟是社公祠中的土偶像！

父老都說是社公有靈了，紛紛議論至天大亮後才去報官。

事情沸沸揚揚傳開，一個少年啞然失笑說：

「某甲總是天沒亮就出外擔糞，是我想捉弄他，抱來土神祠裡的鬼卒土

偶放在路側，想要嚇他，以博一笑。沒想到遇到這隻假鬼，害他誤為真有鬼，嚇得跌倒在地，社公哪有什麼靈哉？」

其中一老叟說：「那某甲日日擔糞，你那一天不好戲弄他？竟選在今日戲弄他？戲弄人的方法多了去，你又為何忽然要抱來這個土偶呢？」

而那個土偶哪裡不好放？你何獨獨要放在這家人的牆外呢？這其間一定是神的旨意，只是你不自知啊。」

鄉人於是共同出錢辦了一場盛大的祭拜，那個裝鬼強汗婦女又嚇昏的惡少某人，被父母親抬了回去，困臥數日，竟然再也醒不過來了。

糊塗神

山西太谷縣西南十五里，有處白城村，當地有一座「糊塗神祠」，香火鼎盛，當地人奉祀很是嚴謹，當地人都說，若是稍有不敬，動輒會招來風雹，然而卻不知那神是何代的人？也不知他為何得此「糊塗神」的號？

後來我檢視當地的《通志》，這才知道那是「狐突祠」。是元代中統三年所敕建的，本名應該是「狐突神廟」，狐與糊同音，北方人讀入音皆似平音，又將「突」轉為「塗」也，這又是一件語音相誤的笑話，就像有人將杜甫的官稱「杜拾遺」想成「杜十姨」一樣啊。

河圖洛書

石頭中往往藏有特殊的形象或圖案，藏書家姜紹書先生所著寫的《韻石軒筆記》有記載，說見過一枚石子，與太極圖相似極了！石頭的紋理微有旋螺之勢，竟也分黑白分明

顏介子曾見過一個英德硯山，上有白色石脈成文狀，作「山高月小」四字，炳然分明，其脈直透石背，還依稀似字之反面，只是有些模糊散漫，不具書寫的點畫波磔而已。仔細看，不是嵌入也不是雕鏤，更不是漬染，而是自然天成的四個字啊！這豈不更稀奇了呢？

這枚硯山，山與地都有，石與山兼備，豈不是開天闢地以來，早就預知有程邈所創的隸書了嗎？也早早就預知了蘇東坡會寫出《赤壁賦》了嗎？

若說此山孕育此石，是在宋代以後，那又是誰來仿造此字、誰來題寫此語的呢？然則天工之巧，無所不有，精華蟠結，自成文章，並非常理所可猜測的啊！

世傳的《河圖洛書》，出於北宋，唐代以前所未見也。那幅「河圖」畫作黑白圈圈五十五個，那幅「洛書」作黑白圈圈四十五個。

考究孔安國所寫的《論語註》，書中稱河圖即八卦（孔安國《論語註》今已不傳，此條乃何晏《論語集解》所引）。那是孔氏之門的經典，並無

記錄有五十五點的圖畫啊，那麼宋代初年的陳搏，又是從何處而得之呢？

至於洛書，既然稱之為「書」，當有文字才是，怎麼會是四十五個圈圈與河圖相同了呢？這應該稱為洛圖，不得稱為書才對啊！《繫詞》又為何稱之為「書」呢？

劉向、劉歆、班固都宣稱洛書有文字，孔穎達的《尚書正義》也詳細記載中的字數（《洪範》初一紀載五行一章，疏曰《五行志》全載此一章，還記載，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初一紀載，等二十七字，是禹加上去的；其中又有「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都以為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為敬用等所說的，都是禹所敘的次第，其龜文惟有二十字等等。雖雙方所說的字數都不同，然而，足見由漢至唐，洛書並無黑白點點之偽圖也。）

觀此硯山，確確實實是天然的石紋成字，這可不能像那些古代讀書人，書讀不多，就硬說虛辨的學說是鄭玄提出的，簡直是張冠李戴。（明堂九室的建築是仿龜殼的文理，這種論調，一開始見於北齊的盧辨所寫的《大戴禮注》。朱熹卻以為是漢代鄭玄提出的論點，真錯得離譜。）今人竟然認為太乙九宮圖是大禹所傳授的（今術家所用洛書，乃太乙行九宮法，出於《易緯·乾鑿度》，即《漢書·藝文志》所謂太乙家，當時原不稱為洛書也。）。

幽遣

表兄劉香畹說了一個故事，他說以前在閩中做官的時候，聽聞有位少婦，生前素愛幽靜，死後被葬在山麓，可每到月明之夜，人們時常遙見那個少婦的魂，雙手被反綁在樹上，漸漸靠近則什麼都沒看見，人們都不知道這其中有何緣故。

我說：「這其中一定有緣故，定是要示現什麼啊！人們都不知道她為何死後受譴，然而必使人見到她受譴，其中緣故，也許是人所不知，但鬼神卻是知道的啊。」

無能為力

太常陳楓崖說了一個故事，一個童子，年紀約十四五歲，每每睡著以後，就作呻吟聲，家人以為他病了！

問那少年，都說沒有。漸漸的，少年除了睡著會呻吟以外，又開始說起囁語了，家人也叫不醒，他說的夢話也斷斷續續，叫人不懂。

家人仔細辨聽他說的夢話，竟然說的都是交媾歡愛時的親密之言，少年的呻吟之聲，也是正在受淫的聲浪，然而天明再問他，少年卻始終都不說。

家人知道有魅作怪，寫了張牒文去土地廟燒了！夜裡卻夢見社公來說：

「的確是有魅作怪的事，但是這不是我能力所能制止的啊。」

於是家人又寫了另一張牒文去城隍處燒化，過了一晚，城隍祠中的泥塑的控馬卒，無緣無故斷了頭！腦袋像被砍了一樣。

人們這才醒悟社公所說的，這不是我能力所能制止的啊。

然而只是一個控馬駕車的小吏而已，未必是城隍之所愛重的小吏；就算是城隍喜歡他，神是正直而聰明的，也必不因為喜愛的緣故，就包庇手下為惡。

才燒化一紙陳情的牒文給城隍，一次就讓魅怪伏冥誅，那城隍之心事，真是昭然坦堂啊！

可那位社公呢？他是揣摩長官的心思，顧慮又多、又畏懼，只能隱忍，竟而不敢說實話，可見他是如何看待城隍的啊？而那位城隍又如何看待社公了呢？

草下蟲

太守趙書三說了一個故事，有個男人在夜裡遇見狐女，居然近前去挑逗她，狐女忽不見，隨即飛來一片瓦，擊落他的帽子！

次日，那人睡起，見到窗紙上娟秀字體細寫一首詩曰：

「深院滿枝花，只應蝴蝶採。嚶嚶草下蟲，爾有蓬蒿在。」

語句實在輕薄，然而卻風致楚楚，正合適拿來形容那種紈袴的男子啊。

逃仙

田白巖說自己曾經與諸友扶乩，來降臨的仙自稱是「真山民」，那是宋末有名的隱君子也（按山民有詩集，今著錄《四庫全書》中）。

眾人與仙正在作詩，唱和方洽，外面的僕人卻來報說有某客某客來了！那乩忽不動。

過了幾日，真山民又來降乩，眾人紛紛問他，前幾日他遽然而去的緣故？

乩判寫：「那兩個人啊，其中一位，世故太深，酬酢太熟了，相見必然有諛詞數百句奉送，我是雲水散人，拙於應對，不如避之為佳；另一位則是心思太密，禮數太明，他和別人說話，總是字字推敲，又愛責備他人，我閒雲野鶴，豈能耐此苛求呢？所以避之唯恐不及，怎能不逃的快些呢。」

後來，先父姚安公聽說了這件奇事，他說：「此仙真是狷介之士啊，只是器量不宏。」

杏花

從兄懋園說了一個故事，乾隆元年，歲次丙辰舉行鄉試時，他自己坐秋字號中，接著有一人也來入號坐一起，唱名的號軍問他的姓名籍貫，都被懋園兄聽得一清二楚，待他進門的時候，懋園兄對他拱手致賀說：

「昨夜我夢見一女子，手持杏花一枝插在號舍上，還告訴我說：『明日有某縣某人會來，請你對他說，杏花在此。』而你的名姓和籍貫，適巧都合那女子所說，這豈非佳兆呢？」

那人愕然失色！竟然連考試用的文具包都不解開，隨即稱疾而出，跑了！事後有與他同鄉的人，有知道那退考考生之事的人說了：

「那考生有一小個婢女，名杏花，被他逼淫了，又被他拋棄了，後來竟然流落出去，不知所終，想是那杏花含恨而死了啊！」

滴血驗親

甥兒之子樹森說了一個故事，他說山西有個商人，將資產交托給弟弟，自己出去外省行商，客中娶了一個妻子生下一個兒子，過了十多年妻子病死，他這時才攜子回歸本家。

弟弟怕哥哥來索還資產，竟然誣說哥哥的兒子是抱養的異姓孩子，不能繼承父業，兄弟倆人糾紛不決，最後竟然告到官府去。

那官府的縣令本就是個憤憤的官，他聽的心煩意亂之下，也不看牒文也不找個能讓人信服的老成人商量，竟然要依古法要滴血驗親！也幸好血滴相合，那個縣令於是將弟弟打了一頓板子，趕了出去。

那個弟弟實在不相信滴血能驗親的事，他自己也有一個兒子，兩人也來刺血驗之，血滴果然不合，於是那個弟弟又將這事去上訴，他說縣令所斷不足為據。

鄉里人都厭惡那個弟弟的貪冒，他去抗告居然都無人理了！還說：「你老婆以前早就和某人相好，你的兒子並不是你的親生子，滴血當然不會相合。」

眾口分明，血滴不合也是真的，這足以證實他老婆有姦狀了，於是縣令派出皂吏去拘拿那婦人所歡愛的男人來審問，那個男人也俯首引伏，認了！

做弟弟的愧不自容，竟然把老婆給休了，又把兒子趕出家門，自己也竄身逃跑，那一家的資產反而又全都歸於哥哥，聽說這事的人都稱快意。

這滴血驗親這種事，首見於《汝南先賢傳》的陳業滴血，然則，那是從漢代已有此說法了。可是我當官那麼久，也聽過諸位老吏說：「骨肉滴血必

相合，這是論其常也；若是在寒冬臘月，以盛器置冰雪上，凍的極冷，或是在夏天，用鹽醋擦拭器皿，使器皿有酸咸之味，則所滴之血，入器就會凝定，雖是至親也不會相合，所以滴血驗親不足成為定讞的證據。」

可是這個昏聩的縣令若不刺血驗親，則商人的弟弟也不會去上訴，商人兄弟若不上訴，則他的妻子與人野合生子之事，也無從敗露了。這好像鬼使神差啊，也不可全然都罵那個縣令使什麼泥古的笨法子啊！

神龍之技

都察院的庫房有蟒，我在《灤陽消夏錄》第二卷「巨蟒」有記載，我曾兩次親眼看見那巨蟒的蟠跡之處，真真確確，絕不是烏有子虛的事。吏役們都很畏懼，都無人敢到那庫房的深處去。

乾隆五十六年，歲次壬子的二月，奉旨修督察院署，我開啟庫房檢視，仍是一無所見，也許是知道了帝王的命令降臨，百靈懾伏啊。

督察院院長舒穆魯公就說了一件類似的故事，他說內閣學士札公的祖墓也有巨蟒，人們時常遙見那巨蟒出入，晴天曝曬鱗甲，墓前的兩棵槐樹，相距數丈，那巨蟒可以首尾各掛於一樹，那長長的身體如同彩虹橫亙。後來札公葬母需要卜擴選地埋葬，選的就巨蟒出沒的地方，眾人祭而祝禱，那巨蟒

果然率其族類千百萬條，蜿蜒而去，直到葬事畢才又歸來。

巨蟒去時，其行如風，然漸行漸縮，乃至長僅數尺而已，原來牠能大能小，已具神龍之技了啊！我這才悟出那都察院的巨蟒，雖然其圍如柱，而能出入窗櫺中，那窗格隙纔才寸許，也真是具有神龍之技了啊！

當月，我與汪蕉雪副憲同在山西馬觀察家，遇見內務府的一位官員說，內務府西十庫貯存硫黃之處也有兩隻巨蟒！都是頭頂上長了一隻角，且身上的鱗甲作金色，若要啟開庫房，必先鳴鉦。

這其中最令人驚異的是，每一次開啟門鑰，必定見到硫黃堆在戶內，磊磊如假山一樣，足供來人取用，取夠了又恢復原狀。大約是不想要人入庫吧，所以人也不敢進入。

有人說：「那是守庫之神。」

然而有這樣的說法嗎？《山海經》記載諸山之神，有蛇身鳥首，種種異狀，可見神也不一定非要作人形示現吧。

違情孝子

先兄晴湖說過一個故事，有個名叫王震升的人，晚年喪愛子，痛不欲生。有一夜，他偶然走過兒子的墳墓，竟然悲從中來，徘徊淒戀不能去。

忽然間，他看死去的兒子獨坐墳隴頭，他急忙跑過去，那隻鬼也不迴避。然而，他想要握住兒子的手，那隻鬼就引退；他想要和兒子的鬼魂說話，那隻鬼竟然沒什麼意願，冷漠的樣子好像不想聽。

父親奇怪的問他緣故，那隻鬼冷淡的說：「父子是宿世緣分，緣盡了，則你是你，我是我，又何必再相問訊呢？」

那隻鬼竟然掉頭而去。王震升自此以後，痛念頓消。

聽見這話的客人之中，就有人說：「假使子夏能明白這種道理，就不會因為喪子哭瞎了眼睛啊。」

先兄說：「這個孝子真是至情啊！他作此變幻，用來絕了他父親的悲思。可是用的卻是晉朝郗超的手法，雖與父親同朝為官，卻各奉其主，在父親生前都不叫父親知道自己竟與桓溫密謀篡位，雖搏得了孝子之名，卻是個逆臣，這並不是正理啊。因為這樣一來，都要讓世人以為，父子兄弟夫婦，如萍水之相逢，死後就毫無關係，如果人人都這樣想，那麼世風日下，親情將會趨於涼薄了啊！」

香不滅

某公新納了一個姬人，新人姿采秀豔，言談笑語也是溫和婉媚，善得人

意。可是她每每獨坐時，則神態凝然若有所思，家人看久了也習以為常，並不讓人討厭。

有一日，她說自己生病了，大白天關起房門說要睡覺休息。某公竟然去她房門外，將窗紙戳破一個洞向內窺看，只見她塗脂抹粉，釵釧滿頭、彩衣衫裙整飭完備，一身盛裝，然後她陳設酒果，好像要祭祀什麼。

某公於是推開房門入內，問她怎麼回事？

姬人蹙然斂衽跪下來對他說：「妾曾是已故某翰林的寵婢。翰林將死之前，想著自己死後，夫人必容不下我，又怕我被夫人賣入青樓，於是先遣了我出去，臨別時，翰林切切私下囑咐我說：『你若嫁我不恨，嫁了人家而得了歡喜我更欣慰，只是，每逢我的忌日，你必於密室中，盛裝私祭我，我的魂若來了，以香煙圍繞你為徵驗。』」

某公說：「宋代初年，徐鉉曾是南唐的吏部尚書，後來雖作了宋朝官，卻也不負南唐李後主，逢忌日也是要祭拜舊主，當時宋主趙匡胤也不怪罪，我又何妨聽你的呢？」

姬人再拜，起身燒了香，祝禱後淚落獻祭。那煙果然裊裊然，三繞姬人的臉頰，漸漸蜿蜒，一直繞到她的足下。

溫庭筠寫《達摩支曲》：「搗麝成塵香不滅，拗蓮作寸絲難絕。」

藕斷絲連就是形容這一類的心事啊？可是琵琶別抱已是負了舊恩，然而身去而心留，豈不是比同床各夢更不堪呢！

磊落節婦

交河地區要興建一座新的節婦坊，親串們畢集群聚，都來恭賀被旌表的節婦，那位老婦人有表姊妹們自幼就一起玩，還喜歡互相戲謔調侃，姊妹們戲問節婦說：

「你今天白首完貞了啊！不知你這四十多年來守寡之日，在花朝月夕之間，是否也曾動過心呢？」

節婦說：「人非草木，豈得無情。我只是覺得禮不可逾越，義不可辜負，所以我還能自制，不做害羞的事罷了。」

一日，清明祭掃完畢，那節婦忽似昏眩，喃喃的說著囈語，家人扶掖歸來，到了夜晚才甦醒。

她看著兒子們說：「剛才恍惚間看見你父親，他說很久不曾來看我了，還一直感謝我的辛勞，他說人世間的所作所為，鬼神沒有不知的啊，幸好我平生無瑕玷，否則黃泉之下與夫君會晤，將以何面目相對呢？」

過了半年，那節婦果然死了。

這是孝廉王梅序所說的故事，梅序也議論這件事，他說：

「佛戒意惡，是要鏟除根本的工夫，不是上流人不能做到啊。一般人的起心動念是這樣的膠膠擾擾，有什麼念頭不生出來呢？只是有所畏而不敢做罷了，然而能夠壓抑妄念的人，也可以稱為賢人啊。」

這位節婦的子孫們，很不喜歡聽見這種論調。我也不敢說出是誰家某氏族。然那位節婦說「人非草木，豈得無情」，這的是光明磊落的事，如同白日青天，正是所謂的皎然不自欺啊，那一家人又何必諱之不說呢？」

倉鼠

我的父親姚安公監督修繕京都儲藏皇糧的官倉「南新倉」之時，有一間倉庫的後壁無故倒塌了！

掘開來，得了死鼠近一石之多，其中巨大者都接近一隻貓的尺寸了！那是老鼠在牆壁鑿穴居住，日久滋生眾多，那處鼠穴很大，漸漸擴張，以致於倉庫的牆下全都掏空了，支撐不了，才會整面牆倒塌，一穴的老鼠都被覆壓死了。

父親的同事福公海說：「這些鼠輩啊！壞了人家的屋子，欲擴張自己的地盤，牠們可都沒想過自己的地盤，是托賴這間屋子才存在的耶？」

我說，唐代的李林甫和楊國忠之輩也都還不明白這種道理，就不要太責備這些鼠輩了啊！

人非魚鳥

先曾祖潤生公，曾經在襄陽遇見一位僧人，那僧人早年是明末農民叛亂首領惠登相的幕客，他敘述明末流寇的事頗為仔細，與人共談時，不時浩歎這真是劫數難移。

僧人說：「就我看來啊，這劫數都是人的作為，並不是天的做為啊。明朝末年，殺戮淫掠之慘，比之唐代末年的黃巢之亂還慘，形容那是流血三千里都不為過。

這因由起於明朝中葉以後，做官的官吏都貪虐，地方的紳士也都是暴橫之徒，人民的風俗不好，上行下效，大多是奸盜詐偽，無所不至。

所以人心下伏怨毒，上干神怒，這是積了百年的冤憤之氣，而興發於一朝。以我所見所聞，其中受禍最酷的人，都是平時心念作為最惡的人家啊！所以啊，這怎能說是天數呢？

以前我在賊黨中，看見賊黨綁來一個世家子，跪於帳前，那賊頭擁著富家子的妻妾們飲酒，賊頭問他：『敢怒乎？』世家子說：『不敢。』

賊頭又問：『你願受勞役嗎？』世家子說：『願。』

於是將世家子的網綁鬆開，叫他站在一旁執酒壺倒酒。在場看見的人，有人嘆息，也有不忍心的人。

可是當時有一個也是被賊黨捉來的老翁說：『我今天才領悟，這真是因果相報啊。那個世家子的祖父，生前也是喜歡調戲僕人之婦，若僕人有怨言，他就叫人將僕人綁在樹下鞭打，還叫僕人在一旁觀看他與僕人之妻睡臥。這只是其中一端，以此可以類推啊。』

當時有一個豪客也在座中聽故事，那豪客說：

「大魚吞小魚，鷹鳥搏群鳥，神也不會發怒，為何獨獨對人發怒呢？」

那僧人轉頭說：「你是魚鳥嗎？人也是魚鳥嗎？」

那豪客拂衣而起。第二日，那豪客遍邀所有客人去他借住的寺院遊玩，心理想要控辱那僧人，可是那僧人已經打包離開了，只是在牆壁上大書二十字，寫著：

「爾亦不必言，我亦不必說。樓下寂無人，樓上有明月。」

眾人都懷疑這是諷刺那個豪客的陰私之事。後來，那豪客的宗族果然滅絕了。

落水

有個郎官的官船在渭河翻船了！他的一個侍姬溺水了。撈到了屍體，只見那女子兩掌各握著粟一把，眾人都感到很奇怪。

河邊的一個老叟說：「這也沒什麼好奇啊。凡是溺於水中的人，向上看都是暗的，而向下看都是明亮的，驚惶昏亂之際，必然反身從明亮處求出，所以兩手都會去抓水底的土，因此檢驗溺死的人，只要檢驗他的十隻指甲有泥無泥，就可以判別是生前落水，還是死後被推下水的。這裡早先有運粟的舟船翻覆沉於水底，那些粟還沒腐壞，所以她才會拿著滿滿的粟。」

此種論調，真可謂是入微了啊。

只是這上暗下明的說法，還是不能說明其中的原由。依據張衡的《靈憲》的記載說：「日就像是火團，月亮則像似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又有劉邵的《人物志》也說得好，他說：「火日外照，讓人不能看見內裡；金水內映，所以不能外放光明。只是水中所見，上暗下明，是水的本性啊。」

國手勝仙

程念倫·名思孝，乾隆十八、九年間，歲次癸酉、甲戌來游京師，他的

棋弈號稱國手，如同臬冒祥珠說的：「他與我的棋奕，都是第二，當代並無第一手國手，就各自擅場吧。」

一日，門人吳惠叔等人扶乩，問來降乩的仙人說：「仙人也善於弈棋嗎？」

判曰：「能。」

問：「肯與凡人對局嗎？」

判曰：「可。」

當時程念倫正住在我家，因而與降乩的仙人共弈。（凡是弈譜，都是以子記數；象棋的棋譜，以路記數。當時與乩仙弈棋，則以象棋的戲法行之，如縱第九路橫第三路下子，則判曰「九三」，以下皆同。）初下數子，程念倫茫然不解，以為仙機莫測也，他深恐敗了名號，一時凝思冥索，以至於背汗手顫，才敢應一子，就算這樣，他還是意猶惴惴，戰戰兢兢。稍久，覺得也沒什麼異樣，這時他才放手攻擊，那乩仙竟然全局覆沒，當時是滿室嘩然！

乩忽然大書特書，寫下：「我本是幽魂，托名張三豐，暫時跑來遊戲一通，因粗解棋弈，所以率性的答應了，沒想到在此遇見此君是高手，我現在就去了啊。」

惠叔慨然曰：「長安道上，做鬼的也會誑人！」
於是我戲說：「一敗就說了實話，好像長安道上的笨鬼啊。」

狐懼狷者

景州的申謙居先生，諱詡，是我的父親姚安公在康熙五十二年，歲次癸巳的同年。他天性和易，平生未曾有過忤色，然而孤高特立，一介不取，有古狷者之風。

他不穿綾羅綢緞，只肯穿棉袍，吃食必是粗糲，不肯甘食。偶爾有門人送來祭肉，他會拿去市中換成豆腐，他說：

「不是我喜好與眾不同，實在是吃不慣啊。」

申先生曾經從河間歲試後歸家，他使喚一個童子牽驢走，童子走累了，他則叫那童子騎驢，自己牽著驢子走。

黃昏時遇下雨，就投宿到破神祠中，那神祠只有一楹，狹小侷促，裡面空蕩蕩什麼也沒有，而地下更是蕪穢不可坐，於是他摘下板扉一扇，橫臥在戶前。夜半睡醒之間，聽見祠中有小小聲說：「想要避公出去，公卻當戶睡，我不得出啊。」

先生回答：「你自在戶內，我自在戶外，兩不相害，何必避開呢？」

久之又有小聲說：「男女有別，公還是放我出去吧。」

先生說：「戶內戶外即是別，不出去即無別啊。」轉身酣睡。

直至天亮，有村民看見了，都駭怕的說：「這裡面有狐住著，時常出來媚惑少年人，人入祠，動輒被瓦礫擊中，你怎麼可以這樣安適的睡到天亮呢？」

後來申謙居先生偶然與姚安公說起這件事，他摸著著長髯笑說：「怎麼會有狐想要媚申謙居耶，這也真是大異事啊。」

姚安公戲說：「狐雖媚盡天下人，也斷然不會來媚惑你啊！那隻狐是看見一個形狀詭異的奇形，是狐以前所未見過，牠想，這不知是何怪物？所以驚怖欲逃啊！可想見先生你之為人啊。」

入土為安

董曲江前輩說了一個故事，乾隆十二年，歲次丁卯的鄉試，他當時住在濟南一處僧寺，夢見到了一處，見到老樹下有破屋一間，都快倒塌了。有一個女子，靚妝坐在戶內，紅愁綠慘，悲傷哭泣，摧抑可憐。

他疑是誤入了人家的內室，端然停止不敢再向前了。那女子忽向他遙拜，淚沔沔沾濕衣袂，然而始終都無一言，他心悸而醒來。

又過了好幾夜，又夢見相同的景況，那女子的顏色日益戚楚，叩額至百餘下，他每次欲逼問，倏然又醒來，自疑不能明白，他將這個夢境告訴同寓的同伴，眾人也都不能解釋。

有一日，他在寺園散步，見到廡下有老舊的棺材，已經快朽爛了，忽然仰視那裡的樹木，則宛然如同夢中所見的景象。

詢問寺僧，都說那是是某官的愛妾，將棺木寄停在那裡，雖然也有約要來迎取，可至今已過數十年過去了，都沒有人來，寺僧又不敢移葬，徬徨無計很久了。

董曲江豁然心悟，他以前與歷城縣令相善，於是出錢買葬地半畝，去告知地方官以後遷葬那副棺木。

因此可知，死亡的人以入土為安，停擱暫厝並非幽靈所願啊。

司馬相如

朱青雷說，高西園曾經夢見一個客人來拜訪，送來的名刺寫著「司馬相如」，高西園覺得驚怪醒來，也不知道那夢境是什麼祥異。

過了數日，無意間得了司馬相如一枚玉印，古澤斑駁，篆法精妙，真真是古樸至極的昆吾刀刻啊！他愛不釋手，隨身佩帶不離，若非至親好友都不

可能一見。

當高西園做到鹽場官之時，德州的盧丈雅雨當時是兩淮運使，聽說他有這樣一枚玉印，偶然在宴會時遇見他，開口索取觀看。

高西園離席，半跪下正色的對長輩說：「鳳翰一生喜歡結交朋友，所有皆可與朋友共，只有兩樣不能，就是這枚玉印和山妻啊。」

盧丈笑著消遣他說：「誰要來奪你的物件啊，你怎麼這樣癡心耶？」

高西園的畫品絕高，晚年卻得的怪病，整隻右臂都癱瘓枯槁了，於是改用左臂揮毫畫圖寫字，雖然生硬倔強，但是書畫有別趣，詩格也脫灑，他一生雖是托跡做個小官蹉跎到死，但是在近代的士大夫之間，詩畫的能力猶追前輩之風流也。

不韻

楊鐵崖寫的詞章文字奇麗，雖被同行視為文妖看待，但是不損他的文名。只有「鞋杯」一事，寫的是猥褻淫穢，真可謂不韻之極啊！然而不時聽見眾人賦詠，居然也傳為佳話！後來的狂誕少年競相模仿那種文體，還自以為是名士風流，實在是令人不解。

聽聞有一戶有錢人家，中元節舉行家祭，才拿著酒杯放置在供桌上，忽

然一隻酒杯聲如爆竹，嘎的一聲，居中裂破！人們都不知那是什麼緣故？久了才知道，原來是中元家祭的前幾日，那戶有錢人家的兒子召了妓女，冥冥中，竟然也以此杯仿效楊鐵崖的故事也。

奇樹異草

太常寺有仙蝶，國子監有瑞柏，最是受到皇帝的喜愛，不時被寫入詩句文章中，這件事人盡知之。翰林院有一株金槐樹生的巨大，需要數人合抱那麼粗獷，樹幹上的癭結磊磊，好像假山一樣，雖有人聽說，卻少有人見過。而禮部有「壽草」這件事，就不是人人都知道了。

禮部的壽草，每到春暖花開時，就會開出紅花，火紅紅的好像萬火齊發一樣，到了秋天結實，果實如珠，《群芳譜》、《野菜譜》都沒見有記載，所以不知其名。

有人說那是「田塍公道老」（這草大多種在兩家的田壟上，用以識界限，若是沒有犁過，則一莖不旁生、絕不蔓延，若有犁稍稍耕過，隨即蔓延不止，但是也只會蔓延至被犁過的地方，故得此名。）。

我曾仔細觀察那種田塍公道老，葉片作鋸齒狀，與禮部的壽草略相似而已，花則不似，所以禮部的壽草並不是田塍公道老。

那壽草長在禮部的穿堂之北，治事處的階前、甬道之西，相傳從大清建國之初才生出來，年歲久了，漸漸成了藤本。現在則分為二歧，枝格杈杈，挺然像一株老樹了啊。

曹地山先生稱那株像藤的壽草為「長春草」。我在禮部做尚書之時，也製作木欄保護它。門人太守陳漢，當時官銜是禮部員外郎，也為那株壽草畫圖像。這大概是醱化湛深，和氣涵育所致啊，雖一草一蟲，也是各遂其生，天地自然一若至此啊。

禮部又有一株「連理槐」，長在齋戒處的南榮下。鄒小山先生做侍郎官時，曾經繪圖題詩，如今還存放在庫中。然而那株連理槐長的特別，是一大一小兩株槐樹相並而生，雙雙枝幹互相纏抱而以，並非真的是連理而生。

舞羊

道家講究「祈禳」，佛家注重「懺悔」，儒家則說「修德以勝妖」。道家和佛家是治其末，儒者是治其根本也。

族祖雷陽公畜養了幾隻羊，突然有一隻羊人立起，竟然舞動不歇，眾人都以為是不祥兆，綁起來，就要殺了那隻跳舞的羊。

雷陽公說：「羊怎麼會跳舞呢？那必定是有物來憑藉的啊！就像古人的

故事「石言於晉」，偽托石頭說話，那個故事在《左傳》寫得清清楚楚。既然禍已成了！殺羊又有何益呢？禍事如果未成，也是鬼神用以警示我，我自己修德而已，怎麼要殺羊了呢？」

從此以後，雷陽公自是一言一動，如對聖賢。後來，他在順治二年，歲次乙酉之時拔貢，順治五年，歲次戊子中副榜，做官做到通判，到底也無有任何纖芥之禍。

應徵

三從兄曉東說：「我在雍正五年，歲次丁未會試後歸家，途中見到一個丐婦，嘴巴生在脖子上，但是飲啜一如常人，那是個人妖耶？」

我說：「那是偶感異氣而生之人，並不是妖人。也有手指黏生，或是多生出一隻小指的人，那也是異於眾人，怎麼可以說是妖人呢！」

我也曾見過雙頭豬，還有牛背多生出一隻腳的，還在聞家廟社會見過一個人，他的右手掌奇大無比，指頭大的像椎，而左手則如常人；他每天以右手操筆，賣字畫。

這種事，若是喜歡談論讖緯的人看見了啊，必定說那隻雙頭豬是禍事，那隻牛也是禍事吧！這類人的異狀啊，也可能是要兆現什麼壞事等等，或者

是為某事的應徵等等。

然而我所見的諸多異事，至今毫無徵驗也，所以我在漢代的儒學裡，最不信的就是《春秋》陰陽之說和《洪範五行傳》；在宋儒之學，最不信的就是《河圖洛書》、《皇級經世》。」

暢飲

取我文章的房師孫端人先生，文章寫得深刻典雅，卻一生嗜酒。每次醉後所作文章，與清醒時無異，館閣諸公都佩服他，說他能斗酒百篇。

孫瑞人先生督學雲南之時，在月夜竹叢獨飲，恍惚間看見一個人注視著他的酒壺，看樣子很想也來喝一杯。

他心知來者是鬼物，也不覺恐怖，只是以手按住酒壺口說：

「今日酒不多，不能給分你。」那人於是瑟縮著隱沒了。

先生醒來後悔地說：「能來找酒喝定非俗鬼；肯向我要酒也是看得起我，我怎麼就辜負了他來相訪之意了呢？」

於是買了佳釀，倒了三巨碗，夜裡用小几陳設在竹叢間。第二日再去看，那三巨碗的酒如故。先生嘆息著說：「此公非但風雅，還兼狷介的很呢，才稍稍與他開個玩笑，怎麼就涓滴不嘗了呢。」

有幕客說：「鬼神只是吸食其氣，豈能真的飲酒？」

先生慨然說：「飲酒最好是還沒變成鬼以前喝個暢快，千萬不要在將來徒吸酒氣才好。」

這是孫端人先生的姪子漁珊兄在福建學幕時，為我講述的故事。我覺得先生與魏晉諸賢的至性真情相去不遠啊。

見鬼詩

錢塘的俞君祺（我已經忘了他的字，好像是佑申。），乾隆二十八年，歲次癸未在我學署，我偶然讀到他寫的《野泊不寐詩》，寫曰：

「蘆荻荒寒野水平，四圍唧唧夜蟲聲。長眠人亦眠難穩，獨倚枯松看月明。」

我說：「杜甫詩曰：『巴童渾不寢，夜半有行舟。』張繼的詩寫著：『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均是對面落筆，以半夜得聞鐘聲藉以寫出自己未睡，並非詠巴童舟、寒山寺鐘也。君用此法，可謂是善於奪胎。然而杜、張所描寫的是眼前景物，君忽然說鬼，不太突兀了嗎？」

俞君說：「當時，是實實在在的遙見月下有一人倚樹而立，看起來也像是個文士，我本就想要走近與那人談話，以打破岑寂，可是距離十餘步，那人

竟然冉冉而沒，所以才寫出這樣的語句啊。」

鍾忻湖戲說：「『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裡笙歌煬帝歸』，唐朝人說『見鬼詩』，我還嫌這種說法，俞君祺這篇作品啊，還真不愧此名啊。」

自稱小人者

霍易書說了一個故事，也是他聽聞諸海大司農說的：「有個世家子，在墳園讀書。園子外有居民數十家，都是替富家巨室守墓的人家。」

一日，那世家子在牆缺處看見一個美麗的女子露出半面，他也要仔細看，人已避開去了。過了幾日，又見那個美麗女子在牆外採野花，時時停佇凝睇，看向牆內，最後竟然爬上牆缺，露出半身，那世家子以為是東家之窺宋玉，是個愛看美貌少年的少女。當然也是魂縈夢想，但是又想：『住在此地的人家都是粗材，不應該有此豔質之女。況且見到女子都是穿著荊布粗服，不應該獨有這個女子靚妝盛飾。』心裡又些懷疑那是個狐鬼，所以兩人雖流目送盼，卻仍然不與她說話。

一個晚上，那個世家子獨立在樹下，聽聞牆外有一個女孩說悄悄話，一個女子說：『你的意中人不是在月下散步嗎？你何不靠近他呢？』

另一女子說：『他才在懷疑我是狐鬼呢，何必叫他害怕呢？』

一女子又說：「青天白日的，那有什麼狐鬼啊？那個笨蛋居然這樣不解事！」

那個世家子聽了心裡竊喜，才要撩起長衣欲走出去相會，忽然猛省！

他想：「自稱不是狐鬼，其實是真的狐鬼啊！天下的小人也從沒有承認自己是小人來著，那是小人不承認呢？而是若承認自己是小人者，就不能以痛詆小人來證明自己不是小人了啊！這隻狐魅竟然用這招來騙我。」

那個世家子弟竟返回屋內。次日他到處密訪，果然附近並沒有那兩個年輕女子，而那二個女子也不再來了。」

吃兩家

吳林塘說了一個故事，他說自己以前到過秦嶺和隴山去遊歷，聽聞有個獵人在少華山麓，遇見了二人，好像病不輕，又餓得半死倒臥在樹下，呼叫他們，那兩人還能勉強起身。獵戶就問：「是什麼緣故，竟然餓倒在這裡呢？」

其中一人說：「我們兩人都是被狐所魅的啊。一開始，是我夜行迷路，投宿到一戶山家，那人家有一個少女，真是絕色妍麗，她伺機調弄我，我竟然不能自持，當時就和那個少女相好了！」

沒想到被她的父母發現！被罵慘了。我拜跪求饒，才免去被打。

既而又聽見她的父母絮絮說悄悄話，好像在商議什麼事。第二天，竟然說要我做她家的女婿，只是那個少女在山上還有主人，少女須回去輪番執役，每五日去一次輪值，過五日才能返家，我當時也沒想太多，就答應了。

半年後，我就生病了，夜裡一直咳嗽都睡不好，只好起身散步林下。此時我聽見有笑語聲，就去尋找聲音出處，當時看見有座大屋子，還有個男人擁著我的妻子坐石上看月亮，我氣極了！跑了過去，奮力和那個男人打起來。

那個男人也大怒說：『鼠輩，怎敢貪看我的妻！』隨即也奮起相搏！幸好他也是個病弱的男人，於是相牽並仆，雙雙跌倒。

那個婦人穩穩的安坐石上，嬉笑著說：『你們兩個別鬥了，我明著告訴你們吧：我實在是往來於兩家啊！也都托言要到山上去輪值，那是要讓你們各休息五日，等待你們蓄精飽滿，來供我採補而已。』

既然今日，我的事已經被你們知道了，你們兩也都竭精病了，對我已經沒什麼用處了，我去了。』那女人竟忽然不見了！我兩人迷途又不能走了，所以餓倒在這裡，幸好遇見你，得以拯救我們啊。」

另外一人的說詞也是一樣，那個獵者就拿出自備的乾糧給他兩人吃，吃

飽了稍稍能舉步行走，後來叫他兩人帶著他去看原來的住處。

那二人都詫異的說：「以前有矮牆和土壁，梁柱也是老木，有門戶可開合，窗子也可以啟閉，都是確實有形有質，並不是幻影啊，可現在怎麼都變成土窟了耶？」

以前庭院中也是地平如砥，掃得乾乾淨淨的。為何現在土窟以外，都是崎嶇凹洞，不容雙足走過耶？看那個土窟，廣不數尺，狐當然可以住在裡面，可怎能容下我二人呢？這豈不是我二人之形，也是被那隻狐所幻化了耶？」

有一人見到對面崖上有破磁，他說：「這是我端著上樓時失手所打碎的，現在是峭壁無路可上，可當時怎麼可以上下行走的呢？」

兩人四顧徘徊，昔日種種皆惘惘如夢。那二人實在是恨極了狐女，懇請獵人入山去抓捕牠。

獵人回答說：「一時邂逅相遇，便成佳偶？居然就成了夫妻了！這世上沒有這種便宜事。事情來的太便宜了，必定有不方便的事存在於後。」

你看那魚吞鉤，是貪吃餌的緣故；猩猩會痾下血便，那是猩猩嗜酒，一喝就腸穿肚爛的緣故。你二人只能怨恨自己，怎能恨那隻狐呢？」

那二人才哀哀的默然而止。

勢盡財散

吳林塘又說了另一個故事，有一個少年被狐所媚，身體日漸消瘦病弱快要死了，那隻狐女還是時時來找他，雙雙一起同寢睡，那個少年已經疲頓到不能和那狐女歡好了，狐女起身披衣，想走了。

少年哭泣流涕挽留那隻狐女，狐女也不顧了。

少年怒責牠寡情，狐女也大怒，生氣的說：

「我和你本來就沒有夫婦之義，我只是為了修練，需要採補男人的精子而已。你既然已經膏髓枯竭，我還能拿到什麼，為何不去呢？」

這就好像以勢力結盟的人，勢敗則離；以財力交往的人，財盡則散。以前種種的委曲相媚，本來就是為了勢與財，才不是真情對待啊。

你以前在某家某家出入時，也是想要依附門牆，不時攀緣赴會，可現在，你有多久沒去探望了呢？你怎麼只獨獨責備我！」

那隻狐女尖聲叫罵，甚是厲害，侍疾的僕人聽了都嘆息，那個少年轉身反面向內，安安靜靜的一句話都不敢回。

扶乩敗奸

汪旭初說，他見過扶乩的人，來降臨的仙也自稱張紫陽，他隨即請教對方《悟真篇》的解義，那仙竟然不能回答，只是判寫了一句「金丹大道，不敢輕傳」而已。

當時在場有個僕人，他的妻子偷了家裡的錢財跑了，那個僕人就叩問：

「還追得回來嗎？」

仙判寫道：「你過去生中，以財誘人，買了對方的妻子，又引誘對方賭博飲酒、取了那人的錢財。此人今世相遇，就是誘拐了你的妻逃跑的人，這是你買了人妻之報；還有你竊資取財之報也。這是冥數先定不能追捕回來了，不如就這樣算了啊。」

汪旭初說：「真仙自然是不會說妄語。然而此論一出，世上凡是奸盜，都能推說是前世因果，不可追捕，這豈不是鼓勵人們作奸犯科嗎？」

那個扶乩人不能回答，於是在場的人心生懷疑了！

有個人說了：「這個扶乩的人啊，時常和狡獪的惡少交往，怎麼會不知道有人藏匿了僕人的妻？居然還說出這種話來？」

於是那人私下找人尾隨偵查那個扶乩的人。

到了黃昏時候，那個扶乩的人果然朝一條彎窄的巷弄走去。尾隨的人爬

上登屋脊向下探看，則見屋內人多，聚再一起賭博，那個逃跑的僕人之妻粉妝艷飾正和人行酒猜拳。

那人偷偷跑去叫來巡邏的卒役包圍那處居所，將眾人都捉了！

大清律法禁止師、巫，正因為奸民喜歡竄伏其中啊！

可是話說明代有個道士藍道行，也曾經假藉扶乩術敗了嚴嵩，為何歷代的議論者不太責備這個道士的行為呢？甚至不認為他有什麼錯？

那是人們厭惡嚴嵩的緣故，因為奸臣當道，就算是楊繼盛和沈煉等正派諸公，喋血碎首也不能與之相爭，更遑論扳倒奸臣了！

然而一個道士竟然在從容談笑間，將他制其死命！這扶乩道士的力量，也真是不可小看啊！

幸好扶乩道士所排擠的是嚴嵩之流的奸臣，如果也將這種力量用在排除清流，那就算是韓愈、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名臣再世，也不能與乩仙、道人和方士等對抗了。

所以乩仙之術，士大夫偶然遊戲還行，唱和詩詞，或是與眾人一樣，當戲劇觀看則可；若是借以卜算命運或是官祿的吉凶啊，我看這些君子們應該會當場驚嚇而死吧！

邀狐

從叔梅庵公說：「淮鎮人家有一座空屋子五間，自成一個院落，用來貯藏雜物。家裡的兒童時常跑去那裡嬉遊，小孩們跳擲踐踏，頗為喧擾。於是鎖起門來，不讓人再進去那個院子了，可是還是有人偷偷爬上矮牆進去大玩特玩。」

於是家人又用紙寫大字粘在門戶上，寫著：「此房狐仙所住，不可穢污！」說是用來恫嚇兒童的。

幾日之後，夜裡聽聞窗外有人語：「非常感謝你招我們來，現在已經搬好入住了，應當為你家堅守這個院子。」

從此以後，若是有人進到那個院子，動輒被磚瓦所擊，就算是叫僮奴運雜物去院子放，人們也都不敢去。久了竟然而無人理會那個小院落，原來要用來擺放雜物的五間空屋竟全就圯頽破敗了，住在那裡狐仙才搬走。這就是所謂的妖由人興啊！

渡船故事二則

我家有座莊院在滄州之南，地名叫上河涯的地方，現在已經賣掉了。

那裡舊有一座水明樓，五楹大，在樓上可以下看衛河，只一牆之隔，河上的船帆往來好像都在欄杆下行走，與外祖張雪峰家的度帆樓一樣，都是游覽眺望的最佳去處。先祖母太夫人每到夏月就住在水明樓納涼，膝下諸孫更是輪番隨侍。

有一日，我推窗南望，看見數十個男人和婦人登上一隻渡船，船家已經解開纜繩了。

忽然有一個人，奮起舉拳打了一個老人家一拳，將那老人打落岸邊的淺水中，老人全身衣履都浸濕了。那老人家才起身要開罵，那隻渡船已經鼓棹遠去了。

當時衛河暴漲，洪波直瀉，洶湧有聲。一艘運糧的大船鼓張雙帆順流而來，急如激箭，竟然撞上了那隻渡船！

那隻渡船當下就像隻被捏碎的柿子一樣，在衛河中被撞碎了！船上數十個人都沒入洪波之中，淹死了！整船人只有那個老人家活著。那老人立刻轉怒為喜，合掌誦佛號。岸邊有人問他要去何處？

老人家說：「我昨天聽說，有個族弟得了二十金，是他把童養媳賣給別人作妾得來的，因為今日就要成券定寫契約了，我急忙典當了田產，也得了二十金，正要拿去贖那孩子。」

眾同聲說：「剛才那一拳啊，是神所差使的啊。」於是眾人敦促他換渡船，送他過河。

當時我才十歲，只聽說那位老人家是趙家莊的人，可惜沒問他的名姓。這是發生在雍正十一年，歲次癸丑的舊事。

又先太夫人說了一個故事，滄州有個人，逼嫁了弟婦，又將兩個姪女賣到青樓當妓女，鄉里的人都不平。

有一日，那個賣姪女的人帶著金錢，搭上渡船要到天津販綠豆，渡船夜晚停泊河邊，他就坐在船舷洗腳。

忽然間，西岸有一艘載鹽的大船繚索中斷！巨大的繩索橫掃而過，兩艘船舷相切，那個人的雙腳自膝蓋以下，筋骨糜碎一如被刀鋸割截過，那個人痛苦號哭了好幾天還是死了。

當時先外祖有一個僕人聽說了，急急奔回來說：

「那個某甲竟然招了這種慘禍，真是大怪事啊！」

先外祖慢慢的回答僕人說：「這事不怪，如果不發生這事，才是大怪事。」

這件事，是發生在雍正二、三年歲次甲辰到乙巳之間的舊事。

念兒嬌

交河的王洪緒說，高川的劉某人，住的屋子有七楹，自己居中三楹，東廂三楹，因為妻子死了，還沒找到葬地，暫時將靈柩停在其中。西廂的二楹，給幼子和他的妹妹居住之。

有一晚，他聽見兒子啼哭甚急，卻沒聽見妹妹哄小孩的言語，他以為妹妹還在灶下未回房，他從窗戶的隙縫探看是否已經息燈了，窗外月光明亮，他在月光之下，看見黑煙一道，蜿蜒從東廂的門戶下溜出來，漸漸的縈繞在西廂的窗下，久久不去。

直到妹妹醒來哄著孩子的聲音傳出，那道黑煙才冉冉斂入東廂而去，他心知是妻子的魂來。從此以後，每次月夜聽見小兒啼哭，他都潛起向外窺視，而每一次都一樣。那人將這事告訴妹妹，妹妹聽了也為之感泣。

悲哉！父母之心啊，人都死了尚且不忘幼子！而人子追念逝去的父母，是否也能這樣呢？

爵祿與業海

先師桂林呂閻齋先生，他說過一個故事，在他的鄉里來了一位新縣令，

上任的那一日，新縣令夢見自己的房師某公來入夢，只見他容色憔悴，憂心忡忡，心事重重的樣子。

那縣令也是蹙著眉頭迎接跪拜說：「老師的旅櫬未歸，是諸弟子之過啊，當然我也時常念著都不敢忘。現在有幸托您庇蔭得了一個縣官做，再拮据也要辦理好老師的喪葬事宜。」

原來那位某公，是死在被放逐的地方，身後裝殮了，可是棺材還浮厝在僧院不得回老家。

某公對縣令說：「很好。然而歸葬我的遺骨，不如歸引我的魂。你知道我的骨骸在滇南，卻不知道我的魂被羈留在這裡啊！」

當初我也是在這裡做縣令，有試墾的人將別人休耕的廢田也來上報，我卻誤報為升科，一樣要徵稅，因此還升官了。

當時人們紛紛來投訴，我心知那些人說的都是真話也是直理，然而我卻怕其他官員的議論，說我分不清休耕的田，可是我卻百計迴護，一錯到底，竟叫理直的人不得申訴，遂至今天，這裡還有人只要繳稅就能侵佔別人休耕的土地，不知情的地主都要吃大虧了。

後來土神告到東嶽去，嶽神認為這件事是由於我的公文寫錯了，雖然我沒有自利之心，但是害怕被檢舉而妨礙升遷之舉，也是罪與自利相等！竟然

發牒文攝了我的魂來羈留在此，須等到當時那些親佔者和被侵佔者都來對執以後，然後我才得以歸去，這期間的困苦饑寒，真是不忍說啊。

我回思生前，為了貪一時的爵祿，所得能有多少？而現在，業海茫茫，竟然杳無崖岸，真是不勝泣血椎心！

幸好今天是你來這裡做縣令了，如果你還念著平生的知遇之恩，請為我籲請免除了那些錯誤的法令吧，則我得重以入轉輪，脫離鬼趣。雖然還有生前的遺蛻在遠處，就算都給螻蟻吃了，我也不會遺憾啊。」

那個縣令於是檢視房師當縣令時的舊公文，果然有這件事。

再後來，新縣令也宛轉請求人民歸正，督促師爺將休耕的田地清算清處，縣令又恍惚夢到房師某公來道別。

是非問心

交河的及方言先生說：「說鬼的人多虛妄，然而有些事好像也是有理的，也可信。雍正十三年，歲次乙卯的七月，我搭的船停泊在靜海之南。當時微月朦朧，我到岸上散步，見二人坐柳下對談。我就走過去靠近，那兩人也是欣然請我坐一起。

我仔細聽他兩人所說的話，竟然都是幽冥的事。我心裡疑他兩人是鬼，

瑟縮了一下就想逃跑。那一人制止我，說：『你別驚訝，我們兩人不是鬼啊。一個是走無常的，一個是能看見鬼的人啊。』

我就問：『怎樣才能看見鬼呢？』

那人回答：『我生來就這樣了，也不知道為什麼啊。』

我又問：『什麼是走無常？』

另一人說：『只在睡夢中，忽然被叫去服役，我也不知為何會這樣啊。』我與他們兩人一起說話到了二更添，大多說的都是報應的故事。

我就問：『冥司也以儒家的道理斷獄嗎？還是以佛理斷獄耶？』

能見鬼的人說：『我雖然能見鬼，卻不能與鬼說話，所以不知此事。』

那個走無常的人說：『你也無須問這種事，只能問自己的心。問心無愧，就是陰律所謂的善；問心有愧，就是陰律所謂的惡，是與非，幽明一理，何必要分儒與佛呢？』那兩人的說明很平易，全然不像那些要收錢的巫覡所說的語言。」

見鬼說鬼

里中有個能視鬼的人，他說：「那鬼啊，老是鬼影幢幢，還擾擾攘攘，好像忙些什麼，只是不知道所營何事？鬼也有喜怒哀樂，只是不知出於什麼

原由。

大抵是鬼也與鬼競爭，就像人與人競爭一樣吧？然而微弱的陰卻不足以敵過盛陽，所以鬼沒有不怕人的。

其中當然也有不怕人的鬼，一個理由就是人占據鬼的居處，那鬼就會刺促不安，所以現出變相驅趕人離開；一個理由是鬼崇人為了求食求祭享；還有一種是桀驁的強魂，死後戾氣未消。就好像人世間的無賴漢一樣，橫行為暴，但是他們會因為遇見氣旺的人就避開，遇見運蹇氣弱的人才敢侵擾。

也有冤魂厲魄，那是去請了於神的旨意，要報復，以申生時的積恨，那就不在此數了。

人若以欲望之心所感，那淫鬼就來應之；人若以殺心所感，那厲鬼就來應之；憤恨心所感，怨鬼會來應之，這些都是由人的心自己召喚來的鬼，那就更不在此數了啊。

我曾經在清明節上墳塚，見到游女踏青，那些裝扮妖媚模樣還搔首弄姿的女子，身邊總是有許多鬼追隨，還一路嬉笑；那些幽閒貞靜的女子啊，左右都無一鬼。

我又曾見到學宮裡有幾隻鬼，學宮裡的教諭鮑先生出來（先生諱梓，南宮人，官獻縣教諭，載縣誌《循吏傳》），那些鬼就瑟縮伏在草間；若是

學宮訓導的某先生出來，那些鬼則跳擲自如。然則鬼之所以敢侮人與否，就可以看見那個人的為人了啊！」

癱閉症

我的侍姬她母親沈婆婆說，鹽山有個劉某人，患了癱閉症，小便不通暢，吃了許多藥都不好。一天晚上，他夢見神說：「用銅頭煨灰酒服之，即通。」他就問：「銅頭是什麼物件？」

說：「就是你們所謂的螻蛄也。」那人試之果然痊癒。

我說那是濕熱蘊結之病，以濕熱攻濕熱，借其竄利下行啊！就像州都之官，那是膀胱，當氣不能化之時，當然要求之於本原，吃些酒下去行氣排泄出去，並非是吃了蟋蟀才能引導的啊。

聾瞽報

梁鐵幢副憲說了一個故事，有個夜行的人，在竹林邊見到一物，似人非人，蠢蠢然摸索而行，他大聲喝叱！也不應，他知道那是隻精魅，拿起瓦石，朝那物丟擊過去，那個似人非人的物化為一縷黑煙，縮入竹林內，還啾啾作

聲說：

「我因為宿昔的惡業墮入了餓鬼道中，既瞎又聾，已經艱苦萬狀了，你怎麼還忍心來相逼呢？」那個夜行人於是走了。

我在《灤陽消夏錄》第一卷中記載王菊莊所說的「艷色瘖鬼」，那隻女鬼就是因為生前巧於讒構，受了啞報，而這隻鬼受的又聾又瞎的報，是因為他生前精明過了頭嗎？

陰謀者

先師汪文端公說過一個故事，有個欲謀害異黨的人，卻苦無善計。另有一個性情狡黠的人，私下偵查得知了這種事，於是偷偷裹著藥餌，拿來獻給對方。

他說：「這藥一入腹中即死。然而死時的情狀，與病死一樣，就算是驗屍的人蒸骨檢驗，也是與病死無異。」

那個人聽了大喜，留下送藥人共飲，那個狡黠的送藥人回到了家，當晚就死了！這大概是那個人先以他的藥餌試探，同時也是滅口之計啊。

汪公因歎息說：「獻藥的人用殺人計來諂媚人，而自己先被殺了。而那個用藥的人，先殺人以滅口，然而口終不是可滅的啊！這紛紛的機械又是為

了什麼呢？」

當時張樊川前輩也在坐，他說：「有個愛好變童的人，喜歡上了一個宦家子。可是怎麼想，都沒有可以得的對方的法子，於是偷偷的囑咐自己所愛的侍姬，去叫媒人招少年來私會，雙雙約會於別墅，那人計畫著，等著那個宦家子和自己的愛姬歡好時，跳出來捉住他！再威脅他，叫他不敢拒絕自己的求歡。屆期，那人聽說那個宦家子已經到了別墅，急忙跑去準備掩捕。

突然！他失足墮入荷塘的板橋下，差點淹死。他大聲求救，眾家丁喧嘩跑來將他掖出水塘，則那個宦家子已經跑了！只見那個侍姬，鬢髮蓬亂，頭釵橫陳早就玩過了。原來是那個宦家子真的長的太秀美了，那姬人也喜歡上他了。

後來，那個人無故開閣放了那個侍姬，也是她的老媽子泄露這件事。這陰謀者都是鬼神所忌，實在不虛啊。」

朱盞

一位賣花的顧婆婆，拿著一隻舊瓷器來求售。那器物像筆洗而略淺，四周內外以及底部都有釉色；好像哥窯的瓷器卻無冰紋，正中間底部平坦如硯，且獨獨露出磁骨，沒有上釉。那邊線的界畫甚明，不出入毫髮，實在不

是釉色剝落的樣子。也不知是什麼器物，因為無用，我看看就還給了她。

後來我讀《廣異志》記載，嵇胡見了石室道士的案頭上有「硃筆和杯」的言語；《乾巽子》也記載，何讓之所見天狐有「朱盞和筆硯」等語；

又《逸史》記載，葉法善有持「朱鉢畫符」等語，這才醒悟，唐代以前並無朱硯，若要點勘文籍，則是研磨朱色於杯盞之中；若用大筆濡染，則需貯朱於鉢。那杯盞略小而口侈，就是有些鋸齒狀，以便搽筆；鉢則是稍大些而口斂，以便多注入濃濃的朱色。

顧婆婆所持的，應該是「朱盞」，那一向是賞鑒家都不曾見過的物品啊。於是我急忙再叫她來，我問她：「那隻瓷盞你賣到哪裡去了？」

顧婆婆說回答我說：「本來我以三十錢買得了，說是從井裡挖出來的。因為你說無用，我就以二十錢賣給了雜物攤上。都快一年了，已經不能找回來了啊。」

我深深為之惋惜啊！這世上多的是以高價賣贗品假貨的，而真正的古器往往被擯棄。

我還不是那種不識貨的人，更不是那種非要規方竹漆斷紋，才算是能鑑賞古物的人，也會如此交之交臂，然則有寶物還不彰顯的人有多少呢？想必那就更少了！（我後來又得了一個朱盞，規制和之前所見的一樣，被陳望之

撫軍拿去了。我才知此物世上還有很多，只是一般人不認識而已。）

權詞

先師介野園先生說，他家族中的親串中，有不怕鬼的人，一聽說那裡有凶宅，就往那裡去住宿。

有人說西山某寺的後閣，時常有變怪的事，當年正值鄉試，那個不怕鬼的人就借住在那裡了！

每夜總是有奇形詭狀的東西出沒，環繞在他的几榻之間，他卻處之恬然，然而那些怪東西也不能害他。

一個月光明亮的夜晚，他推窗四望，見到有個美豔的女子站在樹下，他嘲笑著說：「嚇我不動，來魅我耶？你是什麼怪物，可以近前來。」

那女子也一樣嘲笑著說：「你當然不認識我，我是你祖姑姑呢，死後埋葬在此山，聽說你日日與鬼鬥，你讀書十多年，只是要博一不怕鬼的名聲耶？還是你也想奮身科目，為祖父增光，為門戶家計爭氣耶？」

你夜夜鬥爭，白天就倦了，考試期日將近，你是舉業全荒廢了啊，這豈是你父你母讓你裏糧入山，是要你忘了根本志向嗎？我雖然居住於泉壤之下，於母家也不能無情，所以我正言告訴你，你可要試著想想啊。」說完了

就隱沒了。

那人私念艷鬼所言也頗有理，於是束裝歸家，回到家還詳細的問了父母親，這才知道根本沒有一個祖姑姑。大悔！頓足說：「我竟然被那隻黠鬼所騙！」奮然還想回去再鬥！

他的朋友說：「那是鬼不敢以力相爭，才來幻形用巧善的言語開解，那隻鬼是怕了你了，你又何必追窮寇呢？」那個不怕鬼的人才沒再回去。

此友可謂是善解紛爭啊！然而那隻鬼所說的話語也是正理，正理當然不能禁，但是善巧的「權詞」卻能制止剛硬的人做出激烈的事，也可以叫人領悟事理，是銷熔剛氣之道啊。

買妖

還記得之前的記閣學札公祖墓有巨蟒的「神龍之技」故事，那是根據總憲舒穆魯所說的故事啊。乾隆五十六年，歲次壬子的三月初十日，少司農蔣戟門邀大家看桃花，正好與與札公坐一起，因此有機會詳細詢問他了，這才知道舒穆魯所說的故事是真的。

札公又說：「還有一件軼事，是舒穆魯不曾知道的。那個守墓人的妻子劉嬾嬾，時常與那隻蟒同睡一處，那隻巨蟒蟠在床上都快掉下床了，每次來，

劉嫵嫵必定用巨碗注滿燙熱的酒。那隻蟒舉頭一嗅，那碗酒就少了些許，所餘的酒水會變得味淡如水。

當時劉嫵嫵替人療病，也多有功效。有一次，有人想買下那隻巨蟒，給了八千錢給劉嫵嫵，還乘著那隻巨蟒喝醉時，抬了那隻巨蟒回去！

巨蟒被抬走以後，劉嫵嫵突然發狂說：『我待你不薄，你竟然將我賣了，我必來拿掉你的魄。』

那劉嫵嫵於是不停的自己打自己。劉嫵嫵的弟弟跑來告訴札公，札公親自前往跑去看，也不知如何是好。過了數刻，劉嫵嫵竟然死了！

這妖物憑附著女巫的事常有，因妖物的差遣而導致禍的事也時常聽見。

只有賣妖賺錢的事頗為稀奇，然而居然有人出錢買妖？就更是奇中之奇了啊！那隻巨蟒如今還在那個地方出沒，是在西直門外，本地人稱為紅果園的地方。」

盲人養濟院

官辦的育嬰堂和室養濟院到處都有，只有在滄州別有一處養濟院只收留養盲人，但是那處養濟院卻不隸屬於官方所辦理的。

盲人劉君瑞說：「以前有個選人陳某經過滄州，旅費都用完了，無處可

以借錢，正在進退無路之時，就想要去投河自殺。有個盲人憐憫他，傾囊相助，拿了錢財幫助他繼續走向京師去等待選官。

那個選人陳某到了京師，竟然得了好官位，被推薦去做州牧的官。

陳某念念不忘記資助過他的那個盲人，於是自費了數百金，要回來報答那位盲人。

然而陳某卻一直都找不到那位當初捐錢助他的盲人，就算說出了恩人的姓名竟然也沒有人認識他，於是，陳某就捐金建了這處養濟院，專門收養盲者。

那位盲人與這位選人陳某啊，都可謂是有古風之人啊。」

劉君瑞又說：「養濟院裡的盲人，留下一室一楹，早晚燒香拜陳公。」

我說在那位陳公之側，也應該多設一個座位，給當初出資幫助陳某的盲者啊。

劉君瑞囁嚅的說：「盲人怎麼可以與官員平坐呢？」

我說：「如果這是官府辦的養濟院，則盲人當然不能與官同坐；如果是以其義舉而祭祀陳某，則盲人當然要與那官員同等，為何不可坐一起耶？」

這件事是康熙中葉的故事，劉君瑞告訴我的時候已經是乾隆二十、二十一年，歲次乙亥和丙子之間，當時還能舉出住在該院的是些什麼

人和他們的的姓名。如今又過去三十多年了，也不知滄州盲人養濟院還在麼？還是已經荒廢了啊。

李守敬

明朝末年兵亂之時，曾伯祖鎮番公當時才十一歲，被捉掠到了山東臨清，遇到舊時到過家裡助農的客作李守敬，李用獨輪車送他回到老家。

一路上崎嶇難行還夾雜在亂兵戎馬之間，幾次遇到危難幾乎活不了了！但是李守敬始終不曾捨棄他獨自逃跑。

當時宋太夫人還健在，拿了不少金子要酬謝李守敬。

李守敬先是頓首謝過，然後將金字放在桌上說：「故主流離，是我心裡不忍啊，我不是為了求賞才來的啊？」李守敬泣拜而別，從此以後不再回來了。

留守敬性情慧直，同儕輩如有人做惡事，他動輒和人打架爭執，所以時常被同伴們眾口非議還排擠，然而患難之際，他仍不負其心到這個地步，真是個義人。

輓聯

事有先兆，但是都不知原因。就如同日將出而霞光明亮，雨將至而石頭上會有微微的濕潤，動乎彼則應，世事竟然是這樣的細微啊。

我自四歲至今，沒有一天離開筆硯。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的三月初二日，我在輪值的住所裡，和同僚諸公說笑。

我說：「以前陶淵明自己作輓歌，我現在也自題一聯曰：『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等我百年之後，若是在坐的諸公能寫來給我，我就滿足了啊。」

當時劉墉就說了：「上一句實在不像你，若是拿來輓陸耳山，才是洽當的啊。」

過了三日，竟然傳來陸耳山的的訃音，他歿了！這豈非就是機之先見啊？

人造語

申蒼嶺先生說了一個故事，有個士人在住家之外的別業讀書，那牆外有座廢塚，都不知埋的是誰？管園子的園丁說，每到半夜，總是聽見有吟哦之聲，那個士人偷偷跑去潛聽好幾日，卻一無所聞。

有一晚，他忽然聽見了聲音，急忙拿酒跑去看，還朝著那座墳塚的墳頭澆下去，他說：「泉下苦吟，一定是個詞客，幽明雖隔，氣類不殊，肯現身一起共談嗎？」

隨即有人影冉冉出現在樹蔭中，忽然竟掉頭而去。那個士人慇懃拜禱，一而再，再而三，這才微微的聽見樹外有人說：

「感謝你的欣賞，當然不敢以異物自疑啊，方才才想著出來一起清談，破百年的岑寂。可是遠遠遙觀你的模樣，竟是這樣衣冠華美，翩翩是個富貴人家的模樣，與我輩這種穿著棉袍子的寒士，實在不是同調子。士各有志，未敢相親，也請你委曲見諒了啊！」

那個士人悵悵然的返回室內，從此再也不曾聽見吟哦的聲音了。

我說啊：「這是先生的玩世寓言啊，這些話，你既未親耳聽見聞，當時又無旁人聽見，那個士人被鬼揶揄了，又怎麼肯自己說出來呢？」

申蒼嶺先生順手掀髯緩緩的說：「《德禮篇》紀載晉靈公派鉏麇行刺趙盾，鉏麇行刺時在槐樹下說的話有誰聽了？還有《春秋左氏傳》寫的渾良夫夢中說的話，又有誰在一旁聽過了呢？你怎麼能獨獨來詰問老夫呢！」

養癰貽患

孝廉邱二田說，永春山中有座廢寺，那裡一大片都是焦土。相傳一開始時，有僧人居住在那裡，那僧人善咒術。僧人的徒眾在夜裡有人見到山魃出沒，請僧人用咒語禁制山魃。

那個僧人說了：「人自人，妖自妖，雙方都不能干涉啊；人們在白天行動，那妖在夜裡出現，也是兩不相害啊。萬物並生，各適其適，妖並不禁止人白天活動，而人為何要禁止妖在夜間出沒呢？」

日子久了，那些妖物白天也出來擾亂人，僧寮裡無一日安寧，於是善咒的僧人才開始施咒術。然而山魃的氣候已成，黨羽眾多，僧人竟然不可禁制了啊！

那僧人憤而雲遊出去，後來也請來了善劾治山魃的人一起歸來。

於是登壇作法寫檄文招來天兵天將，天雷火下擊！霹靂萬狀，將山妖殲滅殆盡，然而那僧寺也都燒毀了。

僧人大慟！拊著胸口說：「我的罪過啊！一開始我的咒術還足以勝妖，但是我不肯勝；等到我的道力不足以勝妖之時，竟然妄想施法禁制博取善化的虛名，可竟然潰敗決裂至此啊！養癰貽患，是我的過失啊！」

飛車劉八

飛車劉八，是替我的從孫樹珊駕車的人。他駕車時，用鞭驅馬極其威猛，那鞭策之威無與倫比，極盡馳驅之力，每遇到同行的車輛，必定急馳，一定要超越對方的車駕，所以得了這個飛車的外號。

至於馬匹的強弱他都不理，馬有沒有吃飽他也不管，馳馬過速會不會跑死馬他也不想了。他服侍過幾個主人，累死的馬頗多。

有一日，飛車劉八駕著馬車，載著樹珊去了群從他家，空車返回。中途，拉車的馬突然一陣快跑，他跌下車被車輪輾過，仆倒在車轍中。身體雖然有些輕傷，可是人竟昏昏然不醒人事了，等到被抬回來時，已經氣絕死了！

這是好勝者必自及，害了自己，不仁者也必自及，不能倖免。古時候有個東野稷，以善於駕車到魯莊公那理去自我推薦，他駕車御馬技術高超，可是他是不愛惜馬，而是極盡馬之力，當馬倒下之時，他也跑了！況且是劉八這個人呢！他是自己找死啊，並非不幸也。

孤虛之說

先祖光祿公有座莊園在滄州的衛河東，因為地勢低，老是積水，那水文

左右斜侵好像一個人字，所已被稱為「人字汪」。後來當地人訛傳，將人字說成銀子，又轉汪為窪，以吹唇的聲輕輕呼之，那窪音乃近娃的音，都失真了。

那個地區土地貧瘠人民都窮，所以地方上日漸雕敝。莊南八里外是狼兒口（當地人的話語，以狼兒二字合聲吹唇呼之，發音近辣，平聲。）。

光祿公說：「人對狼口，難怪都不會繁榮。」

於是改莊門北向。出去後直向北五里，那裡的地名是木沽口（沽字在當地人的話語發音像似在果戈之間。）。

自改門以後，人字窪日漸富腴，而木沽口卻日漸雕敝了。這是地氣轉移了嗎？還是風水擺陣之法的孤虛之說了呢？難道是真有其事嗎？

毒物也屈理

人字汪的廣場中有積柴（俗謂之垛。），已經很多年了。當地人都說那裡面中有靈怪！人若犯上了會招惹災禍，有人得了疾病，也會跑去那裡祝禱，有時候也會有驗，當地人都不敢拿走積柴上的一莖，或是摘去一葉。

雍正三年，歲次乙巳，那一年發生了大饑荒，光祿公捐了粟六千石，煮粥賑濟人。有一日，煮粥的柴不夠用了，人們想要用那垛柴來燒，卻都沒有

人敢去搬材來，光祿公於是親自到積柴處去，親自祝禱說：

「你既有神，必然能達理。今年有數千人餓著肚子，都快餓死人了，你豈無惻隱之心呢？我想請你去守倉，然後搬取這些柴用，用來救活饑民，諒你也不會拒絕也。」祝念完畢，他麾眾拽取枯材，竟然毫無變異。

等到柴都用盡了，眾人在積柴底處看見了一條秃尾巨蛇蟠伏不動；眾人拿著大畚箕抬著那條蛇放入倉中，巨蛇一下子就不見蹤影了！從此那裡也就沒有任何靈驗了。

然而迄今六七十年過去了，那裡無人敢去竊入偷盜粟米，只因為有守倉之約的緣故啊。這生物至毒也不能不為理所屈，所以說妖不勝德就是這樣！

神機

從孫樹寶說了，韓店史某人，家裡真是貧徹骨隨啊！他的父親將歿之時，家裡只剩下了一件青布袍子，他將青布袍子給父親穿上斂葬，他的母親卻說：

「家裡很久都不舉火煮食了，拿著這件青布袍子去換些米，還能多活月餘，為何要埋下土中呢？」

史某實在不忍心，還是給父親穿上斂葬去，這件事當地人都知道。

正巧當時有人遺失了銀釧，出動眾多人馬大搜索，都找不到。那個史某

人，忽然在糞土中找到了那枚銀釧。

眾人都說：「這是上天償你的青布袍子，旌表你的孝心啊。」

那個失釧的人也拿了六千錢贖回銀釧，正恰恰就是那襲青布袍子的衣價。這是近幾日才發生的事。

有人說：「那是偶然也。」

我說：「如此以為偶然，則王祥得魚只能一次，怎能再三得魚呢？那孟宗竹也不再生筍了，這世上也就無孟宗筍了，這是幽明之感應永遠以一件小事來顯示神機，這是人們所不知道的啊！」

餓鬼驅鳥

景州的李晴嶙說了一個故事，有個劉生，在古寺開館，教導幼童讀書啟蒙。一天夜裡，微月之下，聽聞窗外有窸窣聲。他自窗隙向外窺看，只見牆缺處，好似有二個人影，他急急大喊——有盜賊！

忽然隔牆有人說了：「我們不是盜賊，我們來是有求於你啊！」

劉生駭問：「求什麼？」

那聲音說：「我們因為夙業墮入了餓鬼道中，已經將近百年了。每次聞到僧廚炊煮，就饑火如焚。我們看你做人很有慈心，能不能將殘羹冷粥，賜

「澆奠我們，可以嗎？」

劉生問：「佛家拜經懺，足以救濟冥途，為什麼不向寺僧去求助，請他們超拔呢？」

那些個惡鬼就說：「做鬼的能遭逢超拔，那也是有前因的。我輩過去生中，都是在當官的人身邊鑽營的人，他人勢盛時，我們就去趨附，勢敗了！我們就會掉臂而去，一如路人。」

生前我們趨附在那些人身邊得志之時，也沒做什麼扶窮救厄的事、造有善因，今日我們勢敗了，又怎麼能遇到善緣呢？

幸好我們生前，也有貨賂豐盈的時候，雖然不甚愛惜，也會隨手送給孤寒的老友或是親戚們，在當時還算是小有周旋，所以今日還能遇到你來憐憫我們，也許能得到幾口殘羹一沾餘瀝。要不然，就如同大目鍵連在地獄中見到母親的情景一樣，那怕食物已經到了口邊，皆化成猛火，雖說佛力廣大，也是無法救濟我們啊。」

劉生惻然心生憐憫，就答應了餓鬼的請求，餓鬼們感激的嗚咽而去。

從此以後，劉生自是拿著殘羹剩酒澆在牆外，也好像有什麼物來接，然而卻從來不見形體，也不聽聞話語。

過了一年多，劉生又在夜裡聽見牆外有人呼喚說：「久叨嘉惠，今天特

和你道別。」

劉生問：「要去哪裡啊？」

餓鬼說：「我二人實在無計求脫，想來也只有作善事一途，還是要自己救自己了。這裡的森林裡野鳥很多，時常有人來彈射獵殺，每次我們總是先驚嚇那些鳥，使鳥高飛避丸彈；還有結網罟捕鳥的，我們也都先驅趕鳥，使鳥使勿入網罟。只是這樣一個念頭，就感動了神明，今天已經得以去轉輪投生了啊。」

劉生經常說這個故事，他告訴人說：「沉淪之鬼，還能用微小力量，盡力濟物護生，做一個人，怎麼能說自己不能行善呢？」

精習殺虎

族兄中涵在旌德縣當知府時，靠近城池的地方有虎暴，有老虎出沒傷了獵戶數人，眾人都不能捕捉。城邑裡的人來請說：「一定要去聘請徽州的唐打獵來，否則不能除此虎患也。」（休寧的戴東原說：「明代有個唐某人，才新婚不久就被虎咬死了，不久他的妻子生了一個兒子，婦人就祝之說：「你不能殺虎，就不是兒子，後世的子孫，如不能殺虎，也都不是我的子孫也。」所以唐氏世世代代都能捕捉老虎。」），於是知府派遣能幹的小吏拿著

錢財去聘請唐氏。

小吏歸來報說，唐氏選了技藝精湛的一個人，就快要到了。

人到了，知府一看！竟是一個老公公，鬚髮皓然潔白，還時時都在咯咯咳嗽，另有一個童子，約十六、七歲，知府大失望！只好招待這一老一小先吃飯了。

那個老公公察覺了知縣大人意有不滿，就半跪啟說：

「聽說那隻老虎距離城外不到五里，我們先去追捕了，回來再賜食也不晚啊。」

知縣遂命衙役帶他們兩人去了，那衙役到了谷口，就不敢再向前行了，老公公微笑著說：「有我在呢，你們還怕耶？」

一行人才走入谷中，走進谷中的半道上，老公公回頭告訴童子說：

「那畜生好像還在睡覺，你去叫醒牠。」

那童子竟然大作虎嘯聲！老虎果然從林中出來，逕自撲向老公公去！

那老翁手拿一柄短柄斧，長有八九寸，橫約一半，奮臂屹立不動，那隻虎撲到時，只見他側轉頭讓了一下，老虎從他頭上躍過，已經血流仆地了！

眾人一看，那隻老虎自脖子以下到尾間部，都被斧頭割裂了啊！於是，知府重金厚贈，送老公公和童子回去。

老公公自己說，他煉臂十年，煉目十年，練就他的眼目平穩，就算拿毛帚掃掃過，他也不瞬不眨，他的雙臂，叫來幾個壯漢攀抓，那些壯漢都懸身下縫，他的手臂也不會動。

《莊子》曰：「習伏眾神。」巧者不過是習者之門，竟是真的啊！

我曾見過舍人史嗣彪，在黑暗中捉筆書寫條幅，竟然與點亮燭火時無異。又聽聞靜海的勵文恪公，能剪裁方寸紙一百片，每片都書寫同一字在上，而片片合攏向著日光疊映看，竟然每一筆畫都能一致，絲毫沒有出入！這都是精習而已矣，並非別有什麼巧妙啊。

和光

李慶子說，山東有戶民居家中有狐，住在那間屋子裡已經很久，經歷過好幾代人了。可是家人都不曾見過狐形，也沒聽過狐說過話，只是有時候遇到家中夜裡失火、或是盜賊來了，狐則會投石打門扉或是搖撼窗子，使主人知覺而已。

那房屋若有漏雨損壞，就會有銀錢掉落，鏗鏗然的墜在几案上，家人就拿著那些錢找人來修葺。每一次都會剩下十之二，好像酬謝主人家協助找人修葺一樣。且每一年也必有小小禮物饋遺放置在窗外。家人也會拿食物答

謝之，也是放在窗下，那些食物轉瞬就不見了。

狐從不出來欺侮人，反而是家裡的兒童會欺侮牠，兒童每次都戲以瓦礫丟擲窗內，那些瓦石仍然從窗內還丟擲出去。

或是有人想看狐丟擲瓦石，紛紛投之不已，窗內也是擲出不已，但是那狐始終不發怒。

有一天，那狐忽然在屋簷邊說話了，說：

「你們雖是農家，然而子孝弟友，婦姑娣姒都很婉順柔和，時常被善神所護佑，所以我久住你家是為了避雷劫啊，今天，我大劫已過，敬謝主人，我去了。」從此遂絕。

從來聽說狐住在人家，總是有怪事生出，從沒有像這樣謹慎端正的狐啊，這隻狐，真的有老子「和光」之旨趣啊！最後還能以謹慎端正自我保全性命，沒遭到雷部劫治之禍，牠的見識真是高人一等啊。

細腰蜂

從姪虞惇，是從兄懋園之子也。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的三月間，隨著我在文淵閣校書，一同住在海定的槐西老屋（那處老屋是我的女婿袁彭煦家的物業，我稍事修葺，成為了我到皇宮內輪值後的憩息之地。）。

從姪虞惇說了一件舊事，說他的父親懋園幾年前到崔莊參加廟會時，買了一個藤做的枕頭，用了很多年，那藤枕還塗有朱漆。

有一年夏日，父親懋園每次上枕睡覺，就聽見耳內嗡嗡有聲，自以為是太勞累耳鳴了。又過了十幾日，那聲音漸漸淒厲，好似飛蟲振羽的聲音。

又過了一個多月，聲音竟然直達於外，頭都還沒上枕，就聽見了啊。

懋園內心頗有疑慮，就將那隻藤做的枕頭剖開來檢查，則竟然有一隻細腰蜂從裡面鼓翼飛了出來！可那隻藤枕四圍密閉，連個小芥隙也沒有，細腰蜂怎麼有可能在裡面遺留下蟲卵？

如果是藤枕還未上漆時就先遺下蟲卵，為什麼過了這麼多年了才生出來呢？

有人說：「那是化生啊！」

然而蜂生之以蛹，並不是化生的生物。即使是化生，那又為何不化生在其他地方，而是跑到枕內呢？更不化生在其他的枕頭裡，卻化生在這個枕頭內呢？

蜂在枕中不飲不食，為何可以活過兩個月呢？假如他不剖開枕頭，難道蜂也不死嗎？這真奇異，實在是不可知曉的怪事啊！

失蹤老人

虞惇又說了一個故事，掖縣的知州林禹門，是他的受業老師。老師自言他的祖父活到八十多歲，已經老邁昏耄不識人，也不能起身行走了，然而還很能吃飯，老人家整日枯坐一室，苦鬱鬱的很不舒適。

子孫們總是拿椅子抬著老人家到門庭外坐著，還能夠眺望看看以為消遣。有一日，他叫陪侍的孩子到屋裡取物件，自己獨坐等待，孩子們拿了物件出來一看，老人家和椅子都沒了！

全家悲泣惶駭，都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知是誰抬走了老祖父，眾人拿著乾糧四出，一路走向遠處去尋找，一路上也都沒有蹤跡。

正好有朋友從勞山來，尋找的人在途中經過禹門時相遇，那人還遠遠的說：

「你在找祖老爺爺嗎？他現在在山中的某座寺院裡，好的很啊！」

家人急馳跑去尋訪，果然。但是那座寺院離老師家有數百里，那些僧人也不知老人何時到來？祖爺爺只覺得有一個人抬著椅子飛行，也不知是誰做的？

這件事極其怪卻也不怪。大概是山魃狐魅跑出來播弄老人以為遊戲吧！

天不假年

孝廉戈廷模，字式之，是芥舟前輩的長子也，天姿朗徹，詩格書法都很好，還有其父的風格。他在父執輩中，獨獨以師禮對待我，我也期望他能事事通達，可是他到四十幾歲，才選上一個學官。後來，他得了心疾，忽發忽止，竟然天不假年，夭亡了，我實在是深深為他感到悲傷。

我偶然與從孫樹珏談及戈廷模這個人，樹珏才說，戈廷模還沒死以前，經常讀書到夜半，他說他偶然即景得了一句曰：「秋入幽窗燈黯淡。」還沒下筆寫，忽然他的朋友某人，揭簾進到室內，戈廷模就擱筆與朋友坐談，還告訴朋友此句，他的友人說：「何不對以『魂歸故里月淒清』？」

戈廷模愕然的說：「你為何作鬼話？」轉瞬間，那人竟不見了！他這才醒悟，來的朋友並不是活人。

這大概是戈廷模已現衰氣而先見，那隻鬼也感到他的衰氣來應他了啊。所以戈廷模不久也下世，這竟然與《靈怪集》所記載的曹唐《江陵佛寺》詩「水底有天春漠漠」一聯之事頗相類似啊。

善知識

曹慕堂宗丞說了一個故事，有個人夜行遇見了鬼，還奮力與鬼打架。隨即群鬼大集，有的向他拋擲沙礫，有的牽拽他的手，那人是左右支吾，大受群鬼的捶擊，跌倒了好幾次，繼而是又怒又恨，悲，繼續打，死鬥不休！

忽然在坡上有個老僧手持燈籠，大聲呼叫說：「檀越且止！這裡是鬼之窟宅啊，檀越雖是個猛士，卻已深陷重圍，客主異形，都不是一類，還眾寡異勢，請你別以一人的氣血之勇，對敵這無窮之變幻的鬼，就算你是孟賁、夏育一樣的勇士，也是沒有打贏的道理啊！」

況且你還不如孟賁、夏育那種人呢？知難而退吧，才是真豪傑，何不暫忍一時，暫時隨老僧住到荒剎耶？」

那此人頓悟，奮身脫出，隨著老僧的燈影而行。群鬼也漸漸遠去，可是遠處的老僧也不知跑去哪裡了，那人只好坐下休息直到天亮，才找到回家的路。那個僧人也不知是人是鬼，那可謂是個「善知識」吧。

終南進士

海淀人捕得一隻巨鳥，形狀類似蒼鵝，但是長喙利吻，雙目睛突出，眈

眈的看人樣子很可怕，既非鶩也不是鶴，更不是鴝也不是鷓鴣，都叫不出名子，都沒有敢買回去。

金海住先生當時就住在澄懷園，獨買來烹煮了。吃起來味道不甚佳，他才吃了一二塊肉，就覺得胸膈間冷如冰雪，堅如鐵石，喝了幾口燒春酒，也不能生出暖氣，委頓了好幾天才痊癒。

有人說：「張讀的《宣室志》記載，俗傳人死數日後，當有禽自棺柩中飛出，名叫『殺』。有一個鄭生，曾經在隰川，與郡官們到野外打獵，網得了一隻巨鳥，也是色蒼，高五尺餘；解開來看，忽然不見。

當時里中人說，才有個人死了幾天，卜者說今天『殺』當去。那一家人都躲起來偷看，果然有蒼色巨鳥從棺柩中飛出去。又《原化記》有記載，韋滂借宿人家，射落一隻『殺』鬼，烹煮來吃了，味道極其甘美。先生所吃的，也許就是『殺』鬼所化的巨鳥，那是陰凝之氣，吃了就會這樣啊！」

倪餘疆當時也住在澄懷園，與金海住先生一起輪值，聽了這件事和那些人的議論，大笑說：「這真是又是一個終南進士，吃鬼的鍾馗了啊。」

搭便車

從黃村到豐宜門（俗謂之南西門），大約四十里。一路上泉源水脈，

絡帶鉤連，大雨後又是積水又是泥濘，一片污潦，車馬行走也都為之阻滯。

有個人叫李秀，駕空車從固安返家，路上遇見一個少年，大約十五六歲，長的是娟麗姣好一如好女，只見他走的是蹙蹙泥塗，形狀甚是狼狽。

當時日頭已將西下，那少年看見李秀的車子慢慢行過，他看著李秀，好像想要他載他一程，只是面露愧沮之色不敢說出來。

李秀原本就是個輕薄人，拿話語挑逗少年，還邀他上車。

少年忸怩而上，沿途李秀買了果子請他吃，少年人也不甚推辭。漸漸的兩人軟款的說起話來，李秀不時也調謔那少年，那個少年只是臉紅紅的微笑而已。

行過數里後，李秀看著少年的容貌似乎稍稍變青，他還不以為意。

馬車又行了十餘里路，暮色昏黃中，李秀又覺得少年的眉目也好似漸漸改變。

車行將近南苑的西門時，那少年的容貌已經變得額頭高聳顴骨凸出，鬢髮然頭髮稀疏，臉上還有了鬚鬚！

那個李秀啊，又是驚訝又是目眩神昏，當然不敢再和他胡亂說話。

一直到了快到旅館之處，那個搭便車的少年下車了，此時的他，已經變成了鬚髮皓白的一個老公公模樣了！

他與李秀握手作別，老公公說：「幸蒙你見愛，實在是懷感良深啊，可是我已經是個齒老衰顏的人了，今晚不堪陪伴與你同眠了，這真是慚愧，辜負你了啊。」老公公一笑而去，竟不知那是什麼怪物？

那個李秀的表弟是我家的廚役，從李秀那裡聽他親口說的，李秀還自悔自己是少年無狀，以致於招來狐鬼的羞辱啊。

玷污

文安的王岳芳說，有一個楊生，自小就生的容貌姣麗，自慮也許會遇到強暴，於是精習技擊武藝，十六七歲時，已經可以力敵數十人了。

值會考，他就自行到通州去應試，暫住在京城，自己一個人單獨去陶然亭游玩，在陶然亭附近，遭遇兩個回人強邀自己到酒肆喝酒。

他心裡當然知道對方的意思，就姑且隨著他們去一起飲啖，還故意點了
不少珍味價昂的食物。

那二個回人高興極了，隨後又帶他到一處空寺去，四下無人處同坐，那兩個回人竟然一左一右挾持揚生，驟然將他擁於懷中！

揚生一手按住一人，順勢一起將他兩人推倒在地，雙腳踏著那兩人的脊背，迅速扯下他們的腰帶，將兩人的雙手反綁了，抽出刀抵住那兩個回人的

脖子說：「敢動者死！」

揚生把那兩個回人的褲子都脫了，還將兩個回人給淫了！他邊做還邊數落：「你們都快三十歲了，這麼老，怎麼還能供我狎昵呢？然而你們這種人啊，玷污過多少人呢？我想肯定很多很多，我這是為那些孱弱的童子復仇也！」

事畢，他才慢慢的解開那兩個回人的束縛，逕自掉臂甩手走了！

後來揚生與王岳芳同行，路上遇到其中一人，他看著那個回人一笑，那個人掩面鼠竄而去，揚生才對王岳芳說了這件事的始末。

王岳芳說：「殺人還命，欠債還錢，這是律法，也是洽當的。只是淫人者自有治罪的律法，卻沒有還叫他受淫的道理，這不是相對當值的啊。你的所為，說是大快人心則可，但是卻不合道理。」

夜光雞蛋

從孫樹樞說，南村的孝廉戈仲坊，到了遵祖莊（當地人稱榛子莊，是遵榛疊韻之訛，祖子雙聲之轉也。相近又有念祖橋，今亦訛為驗左。）參加曹家的葬禮，他聽聞鄰家的雞產下一卵，到了夜晚會放光！

戈仲坊就偕同幾個客人跑去觀看，當時已經是黃昏了，將那枚雞蛋放在

燈下看，與一般的雞蛋一樣；但是一撤去燈火，果然吐光熒熒，映照在四周圓圓的光暈有盤盂一樣大。

把雞蛋放在每一個房間的角落，人站在門外向內看，則是照耀一室如同白晝一樣明亮。

客人中有人說：「是那隻雞為蛟龍所感，所以生出的卵有這種變怪，恐怕久了，裡面的生物破殼而出，會不利主人。」

戈仲坊次日就離開那裡回家了，也不知後來究竟如何了。

依據木華寫的《海賦》紀載：「陽冰不治，陰火潛然。」是說陽氣若伏積在陰之內，則會鬱極悶久了而外騰。

《嶺南異物志》也宣稱：「海中所生的魚蜃，放置在陰暗處有光。」《嶺表錄異》也稱寫：「黃蠟魚頭在夜裡有光如燈籠燭火，其肉也是片片都有光。」那是水之所生，與水同性質的緣故也。

必是海水一開始就有火，也必是海裡的生物一開始就有會發光的，那大海是積水之所聚，即是積陰之所凝結的地方。所以百川不能積聚陽氣，只有大海能啊。

到了夏天，腐草裡會生出螢火蟲，那是因為層陰積雨，受到陽氣蒸而化為蟲。塞北的夜亮木，因為冰谷雪巖層層冰封，陽氣都聚起來附於木體，若

是在夜裡發光，不久即枯死。

夜亮木移植到盆栽種植，種了一兩年也不會發亮。那是出潛離隱，離開了至陰之地，氣得以漸漸舒散的緣故。

只是這雞卵在夜裡發光！其中的理不可知曉？是蛟龍所感之說也未必是。

依段成式寫的《酉陽雜俎》宣稱：「嶺南的毒菌夜裡有光，殺人至速。」那是瘡癘所鍾，因溫熱而發為陽燄。至於那隻會發光的雞卵，或許是瘡癘之氣，偶然聚於雞的身體；還是那隻雞吃多了毒蟲，久了而蘊結成卵，一如毒菌有光之類，也未可知啊？

血茶

從姪虞惇說了一個故事，他聽聞時常去任丘那地方的劉宗萬說：「有一個旗人，去任丘那裡催租，正好村民夜裡演劇，他也一起看戲，一直演到二更才散場。」

回去的途中，他口渴了想喝酒，見到樹旁有間茶肆，就下馬、繫馬走進去。主人出來說：『灶火已經熄了，只有冷茶了。』那個人走入內室很久才捧著半杯茶出來，那茶色殷紅而稠黏，聞起來有些微微的腥氣，他一飲而盡，

更要再來一杯。

主人說：『瓶子已經倒空了，我再去找找看，看還有沒有些許殘剩的，可是你要坐這裡稍稍，請你千萬別偷看。』

他等很久很久，那個主人還是拿不出來，於是他偷偷的潛近門隙偷看，則見到內室懸掛著一個裸體的女子，已經被割破腹肚了，還用隻木棒撐開，主人拿著杯，正動手刮取裡面的血！

那個旗人惶駭退出！立刻跳上馬背，乘馬急奔！還聽見後面有人追他要茶錢的聲音，他沿途不絕，一路狂奔！一直跑到了所住的地方，人已經昏昏不醒，墜下馬仆倒在地。

居停的人聽見馬聲出來看，才將他扶掖入內。第二天他才甦醒，顛顛倒倒的將事情的始末說完。一行人一起沿著馬蹄印跑去看，一直到了他繫馬之處，那裡只有一排平蕪的老樹，還有累累荒塚，在叢生的荊棘上懸著一條蛇，腹部已經裂開，橫枝著一枝草莖而已。」

此個故事與裴硯寫的《傳奇》相類似，書中寫盧涵遇到盟器婢子殺蛇為酒留客人，那婢子留客意在求偶，這隻鬼賣血茶又是為了什麼呢？鬼所需要的是冥錢，怎麼又要向人索取銀錢，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牛妖救人

田香谷說了一個故事，景河鎮西南有座小村莊，居民約有三四十家。有一個性鄒的某人，夜半聽到狗叫聲，披衣出外查看。在微明的月光之下，看見屋上有一個巨人端坐。他極其驚駭！大聲驚呼連連，鄰居們都跑出來看。

眾人稍稍仔細查看之下，原來是自己養的牛，昂首而蹲，也不知道牠是怎麼上了屋頂的？頃刻之間喧傳開來，男女婦孺都來看異事。

忽然間，有一家火發了！燄猛風狂，全村幾乎都被燒光，這才知道是那隻牛妖變惹禍是來預兆火災回祿的啊！

姚安公說：「當時才剛收割完畢，草豆秸和穀草，滿滿的堆在籬茅邊和屋間內，厚厚的草料綿延相接。農家人勞作辛苦，家家都早睡酣眠。這突然間遭到火災，則全村將會無人生還啊！天心仁愛，叫這隻牛來做此驚嚇，是要叫醒睡夢中的人啊！怎麼可以反以為是妖變呢！」

長相思

同郡的某孝廉還沒考上舉人以前，行為落拓不羈，多來往於青樓妓院中。然而倚門的妓女們都漠然看待他。其中只有一個妓女，名叫椒樹的女人（此

妓已經無人記得她的姓名了，這名子是里巷中的人戲諧叫她的綽號。獨獨欣賞他。

妓女說：「這個人怎會是個貧賤的人呢？」

妓女椒樹時常邀他來共睡狎飲，而且還拿出陪人睡的夜合資供他讀書。一直到了應試時，又為他治裝，還給他錢安家。

那個孝廉感念極了，握著她的手盟誓，他說：「我若是得志了，必定取妳回家。」

妓女椒樹謝說：「我所以看重你，是怪姊妹們只識得富家子弟；也想要人知道，脂粉綺羅中，還是有巨眼識人的人啊。」

至於白頭之約，則不是我敢答應的事啊，我生性冶蕩，必然不能作良家婦；如果嫁給你，還要縱懷風月，到處和人睡，你情何以堪呢？

到那時候，我會像一個被幽閉的閨閣淑女，那好像坐牢一樣！屆時我又情何以堪呢？與其一開始歡喜終致此離，何不各自留下不盡之情，日後作長相思呢？」

後來那個孝廉作了縣令，屢屢招妓女椒樹來赴官宴，她都不來，妓女椒樹中年以後，門前車馬日稀，客人沒了，但是她始終不曾到過縣令的衙署去。真可謂是一個奇女子啊！

假使漢代的韓信也能認清這種意思，就沒有「鳥盡弓藏」的憾事發生了啊！

紅燭殘花

膠州的法南野，飄泊長安，窮困潦倒憂愁頗甚。有一日，他在李符千御史家作客，他說：「我曾在灤口的旅舍見過二首詩。

其一寫著：『流落江湖十四春，徐娘半老尚風塵。西樓一枕鴛鴦夢，明月窺窗也笑人。』其二寫著：『含情不忍訴琵琶，幾度低頭掠鬢鴉。多謝西川貴公子，肯持紅燭賞殘花。』卻不署年月和姓名，也不知是誰作的。」

我說：「這個人寫詩是自寫坎坷的人生而已！然而這五十六字，足以抵上一篇《琵琶行》了。」

神主牌

益都的生員李文淵，是李南澗的弟弟。和哥哥一樣嗜古，只要是古代的事物禮法都愛研究，知識通博，比起哥哥更能與人辯論古法，不幸卻早死，李南澗請我為他寫墓誌。可當時事多匆忙間卻沒寫成，連起草的文字都散失

了，至今引為憾事啊。

有一日，眾人在我的生雲精舍討論古禮，因而舉出自己所聽聞的故事說：「博山有個書生，夜行經過叢林野莽之間，見到一個高貴的大官坐在松樹下叫他過去說話。書生仔細一看，竟然是他已故的表丈某公。書生不得已近前拜謁，表丈也詢問家事，他也都說的很仔細。」

書生就問：『古人說，體魄藏於野，而神是依於廟主。丈人你家家祠，為什麼還在這裡呢？』

某公就說了：『那是拘泥於古代人的墓祭文化。家廟是祭祀的地方，「主」就是坐位，所以人死後，「神」回去接受祭祀就有地方坐，家祠裡有了主，神就有了地位可依附。如果平常就有神居住在裡面，也附在主裡面，那麼豈不是世世代代的先祖考妣都來與子孫們人鬼雜處了啊！』

所以宣稱人死後，神能入家廟和祠堂裡，還說附在牌主裡面，那都是為那些有爵祿的活人說的言論罷了。

你看看現在一邑一鄉之中，能建廟的人家，萬家中不到一二，能立家祠的人家，千家中也不到一兩家，能安設神主牌位的人家，百家之中也不到一兩家啊。

如果神依附著神主牌而不依附墳墓，那麼天下百千億萬的人家，他們的

祖先考妣不都成了無依之鬼了嗎？有這種道理嗎？

都說聖人最知鬼神的情狀了，可是明器之禮，是夏后氏以後才有的啊！如果神住在主而不住在墳墓裡，則明器應當放在家廟、祠堂裡啊，為何又都一起埋葬到墳墓中了呢？人們怎麼不拿明器供神，而埋到神所不在的地方了呢？難道聖人都是老番顛了耶？

衛人對於墓葬的做法，是分開埋葬，那是殷家的禮節；魯人對於墓葬的做法，是合葬，那是周代的禮法，孔子是稱頌周天子的。

也是由他開始宣稱神不在墳墓裡而重視神主牌位，當然是要立個大牌子當神主，那麼合不合葬就沒有分別了，怎麼會有好不好的分別耶？

《禮》曰：「父親死了，做兒子的不忍讀父親寫的書，因為父親的手澤還在；母親亡後，子女不忍用她生前使用的酒杯，因為唇印還在啊。」

一個小小物件尚且如此，怎能不重視先人的體魄，營造好的墳塋呢？能用幾寸的木頭做個牌位寫幾個字，就宣稱這是父我母的神主！這我真是不知道該如何形容了，那真是不倫不類啊。寺鐘要敲了，我就此和你告別了。你今天在這裡看見了我，以後，可千萬別被那些豎儒的胡說所迷惑啊。『那個書生匆忙起立，東方已白，他仔細一看所在的地方，正是他表丈某公的墓道前。』

不留餘地

陳裕齋說了一個故事，有個人，暫時租住在道觀裡，他與一隻狐女相好，那隻狐女每夜都來和他睡一起。忽然數日不見！那人都不知狐女到底發生了什麼變故？竟然沒來。

一夜，狐女掀開簾子含笑入內。那人就問狐女，發生什麼事，妳為何這麼久都沒來啊？

狐女說了：「道觀裡新來了一個道士，眾人都說他是仙人，我怕他有神術，姑且暫時避開幾天。可是今夜，我化形成了一隻小老鼠，偷偷的從壁隙間窺視他，哈！竟是個大言欺世的人，所以，我又回來了。」

那人問：「你又怎麼知道他沒有道力呢？」

狐女就說：「偽仙偽佛，只須有二種伎倆，其一是故作靜默，使人不測；其二是故為顛狂，使人懷疑他是有所憑借。」

然而真靜默的人啊，必定是神色溫和淡雅又安詳恬靜，凡是神色矜持的人呢，都是假的；若是真有所托而顯示顛狂的人呢，動靜舉止必定是遊行自在，但凡是神色慌張閃爍的啊！那也是假的。

那個新來的道士啊，就好像你們這種文士，故作清高，或是迂腐冷僻，平時的面目都顯得冷峭，總之都是要使人懷疑那就是狷，其實是心胸狹窄；

或是愛喝酒還發酒瘋狂言罵人！那是想要叫人疑為狂了，都是同一種手法。我看那個道士啊，一臉的神色張惶，就知道他是個沒道術的無能之人了。」

陳裕齋說這個故事時，當時我也在場，都一起在錢稼軒先生家喝酒，錢先生說：

「此狐眼光如鏡，但是詞鋒太利，未免太不留餘地啊。」

天上人間

曹嬾嬾在我家是負責燒飯的人，她的兒子是個僧人，曾經見過粵東一戶宦官人家，到佛寺去齋僧，他說是他的妻子已經死了十九年。那人是在一個夜晚，燈下見到亡妻的身形回來對他說：

「自從我到了黃泉，無時不刻不憶念你，還希望在你百年之後，能再相見一次。沒想到今天要去入轉輪了，從此茫茫萬古，不再相見。所以冒著冥司的禁令，賄賂監送我去轉輪的，只求來和你告別啊。」

其夫又駭又痛，才要開口說話，忽然旋風吹入室內，將亡妻的身形捲了去，去時他還隱隱的聽見妻子的啜泣聲。所以他到佛寺齋僧禮懺，資祝妻子

來世之福。

此夫此婦，可謂是兩個不相負啊。白居易的《長恨歌》寫：「但令心如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安知會不會因此一念之生，夫妻倆又種下了來世因耶？

附會之說

《桂苑叢談》記載，李衛以方竹杖贈送給甘露寺的僧人，說這種方竹出自大宛國，質地堅實而正方，節眼也有鬚牙，四面對出云云。

事實上方竹在閩粵很多，也不是什麼稀奇植物。大宛國即是今天的哈薩克，已經隸屬兵部職方，那裡從不產竹，哪有所謂的方竹呢？

又《古今注》記載，烏孫有青田核，大如六升大的瓠瓜，掏空了拿來盛水，馬上就成了酒。然而烏孫就是現在的伊犁之地，我問額魯特部族的人，都說沒這事。

又《杜陽雜編》記載，元載造芸暉堂於私第。芸香，是一種草名，生長在於闐國，那草極其香，又潔白如玉，花落入土也不會朽爛；用木舂搗成屑，用來塗牆壁，所以號稱「芸暉」。于闐就是現在的和闐之地，也從沒聽說過有這種植物。只有在西域有一種草，名為「瑪努」，根像蒼朮，番僧拿來焚

燒供佛，頗為珍貴；然而顏色既太白，也不可以拿來塗牆壁，可見都是寫小說的人不懂也沒見過，胡亂附會杜撰的說詞啊。

囊家抽頭

黎荇塘說了一個故事，有個年輕人，他的父親經商在外，很久都不歸來。他無人約束，竟然被賭場的人所誘，賭博負債到了數百金。

賭場抽頭的的人先替他出錢給贏錢的人，還了他的賭債，然後要他寫下賣老宅的文件。那個年輕人不得已，只能寫了！可是又沒臉面對母親和妻子說，於是他竟然不敢回家。

那個年輕人夜裡走入樹林裡，想要上吊自殺。

他才結好帶子，就聽見馬蹄隆隆，他回頭一看，竟是他的父歸來了！

父親駭問：「你這是做什麼？」

他想這事是隱瞞不了了，只好據實回告。那個做父親的聽了也不生氣，他說：

「這也是尋常的事，怎麼就要做這種傻事呢？我這次所得的銀錢還可以抵償。你先回家去，我自己去償還賭金，拿回文件就可以了。」

那時賭場的人還沒散場，那個父親突然推門入內。在場的都是老相識了，

他一一指人呼姓字，那個父親先是斥責賭場抽頭的人，指責他誘引人賭博的錯，再責備他逼迫賣老宅之過，眾人都錯愕無言以對。

那個父親接著就說：「既然不肖子寫了賣宅的宅卷，我也很難以賭博罪去告官。我現在還你錢，你明日再分給贏錢的人，先還我宅券可以嗎？」

賭場抽頭的頭兒知道自己理屈，就答應了，於是那位父親就解開腰纏的金錢付給賭場的頭兒，對方也一一驗入。又拿出文件，那位父親就著燈火就將文件燒了，憤然而出。

那個青年人回家準備飯食等待父親歸來，一直等到天亮，父親還是沒回來。

他跑到賭場去詢問，人說：「已經燒了文件走了。」

青年人還是憂慮有其他緣故。

次日，經營賭場抽頭的人打開錢箱，可是裡面竟然都是冥紙摺的錢錠。那些金子是自己親手收下的，也是眾目共睹的，他竟無以自白，只好拿出自己的錢去償還給贏錢的賭徒，還頗自疑是遇鬼了！

後來又過了十幾日，訃音果然到了，他那個父親已經死了好幾個月了啊。

討厭鬼

李樵風說了一個故事，杭州的湧金門外，有條漁船停泊在神祠下，船家聽聞祠中人語嘈雜。接著聽見神大聲說話，說：「你們這些野鬼，為何侮辱文士？罪當打板子。」

又聽見聲音紛紛辯訴說：「人靜月明，我們這些幽魂暫游水邊，只是想排遣被羈留的哀愁。這兩個冒失鬼，獨講什麼學？談什麼詩啊！還噉噉渣都不肯停。」

我們都聽不懂，也實在討厭他們說的話，我們只是私下耳語，微示不滿而已，叫他兩人稍稍走開是有的，實在也是不敢有所觸犯啊。」

神默然，不一會兒才說：「談論文章是雅事，也應當選地方、選擇聽你們談論的對向，先生們算了吧。」

隨即有磷火如螢，從神祠裡飛出來。還遠遠的聽見吃吃的笑聲不已，螢火自是四散而去。

長齡百歲

劉燧，滄州人。他的母親是康熙三十年、歲次壬申年出生，到了乾隆

五十六年，歲次壬子的時候，已經一百零一歲了，身體還是強健，還能吃下飯食。

老人家屢次逢皇帝的恩詔，管理鄉里的胥吏想要為她報官，她就能得到官廳發給的米糧和布疋，每次都被她堅決的推辭也不願意接受。

去年，地方官還想為她請旌建牌坊，她也不願意，堅持不肯。有人詢問老人家，這麼好的事，為何不願意，不答應呢？

老人家慨然說：「我是貧家的老婦，生來就命不好，福薄，正因為一生顛連困苦，被神道所憐憫得此長壽。一旦邀了過分之福，則死期就要到了啊。」

這位老人家所見實在高啊！想必她生平必無膠膠擾擾的分外之營求，因為她的恬然沖靜，得以頤養天和，以保此長齡百歲啊。

第十一卷 槐西雜誌一

余再掌烏臺，每有法司會讞事，故寓直西苑之日多。借得袁氏婿數楹，榜曰「槐西老屋」。公餘退食，輒憩息其間。距城數十里，自僚屬白事外，賓客殊稀，晝長多暇，晏坐而已。舊有《灤陽消夏錄》、《如是我聞》二書，為書肆所刊刻，緣是友朋聚集，多以異聞相告，因置一冊於是地，遇輪直則憶而雜書之。非輪直之日則已，其不能盡憶則亦已。歲月駸尋，不覺又得四卷。孫樹馨錄為一帙，題曰《槐西雜志》，其體例則猶之前二書耳。自今以往，或竟懶而輟筆歟？則以為《揮塵》之三錄可也；或老不能閒，又有所綴歟？則以為《夷堅》之丙志亦可也。壬子六月，觀弈道人識。鄭序

河間紀文達公，久在館閣，鴻文鉅制，稱一代手筆。或言公喜諛諧，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今觀公所署筆記，詞意忠厚、體例謹嚴。而大旨悉歸勸懲，殆所謂是非不謬於聖人者與！雖小說，猶正史也。公自云：「不顛是非如《碧雲駝》，不懷挾恩怨如《周秦行

紀》，不描摹才子佳人如《會真記》，不繪畫橫陳如《秘辛》，冀不見擯於君子。」蓋猶公之謙詞耳。公之孫樹馥，來宦嶺南。從索是書者眾，因重鋟板。樹馥醇謹有學識，能其官，不墮其家風云。

道光十五年乙未春日，龍溪鄭開禧識。

《隋書》載蘭陵公主死殉後夫，登於《列女傳》之首，頗乖史法。（祖君彥《檄隋文》稱，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蓋欲甚煬帝之惡，當以史文為正。）滄州醫者張作霖言，其鄉有少婦，夫死未週歲輒嫁，越兩歲，後夫又死，乃誓不再適。竟守志終身。嘗問一鄰婦病，鄰婦忽瞋目作其前夫語曰：「爾甘為某守，不為我守，何也？」少婦毅然對曰：「爾不以結髮視我，三年曾無一肝鬲語，我安得為爾守？彼不以再醮輕我，兩載之中，恩深義重，我安得不為彼守？爾不自反，乃敢咎人耶？」鬼竟語塞而退。此與蘭陵公主事相類。蓋亦豫讓眾人遇我，眾人報之；國士遇我，國士報之之意也。然五倫之中，惟朋友以義合，不計較報施，厚道也；即計較報施，猶直道也。兄弟天屬，已不可言報施，況君臣父子夫婦，義屬三綱哉？漁洋山人作《豫讓橋》詩，曰：「國士橋邊水，千年恨不窮。如聞柱厲叔，死報莒傲公。」自謂可以敦薄，斯言允矣。然柱厲叔以不見

知而放逐，乃挺身死難，以愧人君不知其臣者（事見劉向《說苑》），是猶怨懟之意，特與君較是非，非為君捍社稷也。其事可風，其言則未協乎義。或記載者之失乎？

江寧王金英，字菊莊，余壬午分校所取士也。喜為詩，才力稍弱，然秀削不俗，頗近宋末四靈。嘗畫藝菊小照，余戲仿其體格題之，有「以菊為名字，隨花入畫圖」句，菊莊大喜，則所尚可知矣。撰有詩話數卷，尚未成書。霜雕夏綠，其稿不知流落何所。猶記其中一條云：「江寧一廢宅，壁上微有字跡，拂塵諦視，乃絕句五首，其一曰：『新綠漸長殘紅稀，美人清淚沾羅衣，蝴蝶不管春歸否，只趁菜花黃處飛。』其二曰：『六朝燕子年年來，朱雀橋圯花不開，未須惆悵問王謝，劉郎一去何曾回。』其三曰：『荒池廢館芳草多，踏青少年少時行歌，譙樓鼓動人去後，回風裊裊吹女蘿。』其四曰：

『土花漠漠圍頽垣，中有桃葉桃根魂，夜深踏遍階下月，可憐羅襪終無痕。』其五曰：『清明處處啼黃鸝，春風不上枯柳枝，惟應夾溪雙石獸，記汝曾掛黃金絲。』字亦英偉，不著姓名，不知為人語鬼語。『余謂此福王破滅以後，前明故老之詞也。』

董秋原言：「昔為鉅野學官時，有門役典守節孝祠，即攜家居祠側。一日秋祀，門役夜起灑掃，其妻猶寢，夢中見婦女數十輩，聯袂入祠，心知神降，亦不恐怖，忽見所識二貧媪亦在其中，再三審視，真不謬。怪問其未邀旌表，何亦同來？一媪答曰：『人世旌表，豈能遍及窮鄉鄙屋？湮沒不彰者，在在有之，鬼神懲其荼苦，雖祠不設位，亦招之來饗。或藏瑕匿垢，冒濫馨香，雖位設祠中，反不容入。故我二人得至此也。』」此事頗創聞。然揆以神理，似當如是。又獻縣禮房吏魏某，臨終喃喃自語曰：「吾處聞曹，自謂

未嘗作惡業，不虞貧婦請旌，索其常例，冥謫如是其重也。」二事足相發明。信忠孝節義，感天地動鬼神矣！

族叔行止言，有農家婦與小姑並端麗，月夜納涼，共睡簷下，突見赤髮青面鬼，自牛欄後出，旋舞跳擲，若將搏噬。時男子皆外出守場圃，姑嫂悸不敢語。鬼一一攫擄強污之。方躍上短牆，忽噉然失聲，倒投於地，見其久不動，乃敢呼人。鄰里趨視，則牆內一鬼，乃里中惡少某，已昏仆不知人；牆外一鬼屹然立，則社公祠中土偶也。父老謂社公有靈，議至曉報賽。一少年啞然曰：「某甲恒五鼓出擔糞，吾戲抱神祠鬼卒置路側，便駭走，以博一笑。不虞遇此偽鬼誤為真鬼，驚踣也。社公何靈哉？」中一叟曰：「某甲日日擔糞，爾何他日不戲之，而此日戲之也？戲之術亦多矣，爾何忽抱此土偶也？土偶何地不可置，爾何獨置此家牆外也？此其間神實憑

之，爾自不知耳。」乃共釀金以祀。其惡少為父母鼻去，困臥數日，竟不復甦。

山西太谷縣西南十五里白城村，有糊塗神祠。土人奉事之甚嚴，云稍不敬輒致風雹，然不知神何代人，亦不知其何以得此號。後檢《通志》，乃知為狐突祠。元中統三年敕建，本名利應狐突神廟，狐糊同音，北人讀入皆似乎，故突轉為塗也，是又一杜十姨矣。

石中物象，往往有之。姜紹書《韻石軒筆記》言，見一石子，太極圖相似，猶紋理旋螺，偶分黑白也。顏介子嘗見一英德硯山，上有白脈，作「山高月小」四字，炳然分明，其脈直透石背，尚依稀似字之反面，但模糊散漫，不具點畫波磔耳。諦視，非嵌非雕，亦非漬染，真天成也。不更異哉？夫山與地俱有，石與山俱有，豈

開闢以來，即預知有程邈隸書歟？即預知有東坡《赤壁賦》歟？即曰山孕此石，在宋以後，又誰使仿此字，誰使題此語歟？然則天工之巧，無所不有，精華蟠結，自成文章，非常理所可測矣。世傳《河圖洛書》，出於北宋，唐以前所未見也。「河圖」作黑白圈五十五，「洛書」作黑白圈四十五，考孔安國《論語注》，稱河圖即八卦（孔安國《論語注》今已不傳，此條乃何晏《論語集解》所引）。是孔氏之門，本無此五十五點之圖矣，陳搏何自而得之？至洛書既謂之書，當有文字，乃亦四十五圈，與河圖相同，是宜稱洛圖，不得稱書。《繫詞》又何以別之曰書乎？劉向、劉歆、班固並稱洛書有文，孔穎達《尚書正義》並詳載其字數（《洪範》初一日五行一章，疏曰《五行志》全載此一章，云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初一日等二十七字，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為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

小劉以為敬用等皆禹所敘第，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云云。雖所說字數不同，而足見由漢至唐，洛書無黑白點之偽圖也。觀此硯山，知石紋成字，鑿然不誣，未可執盧辨晚出之說（明堂九室法龜文，始見北齊盧辨《大戴禮注》。朱子以為鄭康成說，偶誤記也，）。遂以太乙九宮真為神禹所受也（今術家所用洛書，乃太乙行九宮法，出於《易緯·乾鑿度》，即《漢書·藝文志》所謂太乙家，當時原不稱為洛書也。）。

表兄劉香畹言，昔官閩中，聞有少婦，素幽靜，歿葬山麓，每月明之夕，輒遙見其魂，反接縛樹上，漸近則無睹，莫喻其故也。余曰：「此有所示也。人莫喻其受譴之故，而必使人見其受譴，示人所不知，鬼神知之也。」

陳太常楓崖言，一童子年十四五，每睡輒作呻吟聲，疑其病也。問之，云無有。既而時作囈語，呼之不醒，其語頗了了。諦聽皆嫖狎之詞，其呻吟亦受淫聲也。然問之終不言。知為魅，牒於社公，夜夢社公曰：「魅誠有之。非吾力所能制也。」乃牒於城隍。越一宿，城隍祠中泥塑控馬卒，無故首自隕。始悟社公所謂力不能制也。然一騶耳，未必城隍之所愛；即城隍之所愛，神正直而聰明，亦必不以所愛之故，曲法庇一騶。牒一陳而伏冥誅，城隍之心事昭然矣。彼社公者，乃揣摩顧畏，隱忍而不敢言，其視城隍何如也？城隍之視此社公又何如也？

趙太守書三言，有夜遇狐女者，近前挑之，忽不見，俄飛瓦擊落其帽。次日睡起，見窗紙細書一詩曰：「深院滿枝花，只應蝴蝶採。嘵嘵草下蟲，爾有蓬蒿在。」語殊輕薄，然風致楚楚，宜其不

愛紈袴兒。

田白巖言，嘗與諸友扶乩，其仙自稱真山民，宋末隱君子也（按山民有詩集，今著錄《四庫全書》中）。倡和方洽，外報某客某客來，乩忽不動。他日復降，眾叩昨遽去之故，乩判曰：「此二君者，其一世故太深，酬酢太熟，相見必有諛詞數百句，雲水散人拙於應對，不如避之為佳；其一心思太密，禮數太明，其與人語，恒字字推敲，責備無已。閒雲野鶴，豈能耐此苛求？故逋逃尤恐不速耳。」後先姚安公聞之，曰：「此仙究狷介之士，器量未宏。」

從兄懋園言，乾隆丙辰鄉試，坐秋字號中，續一人入號，號軍問姓名籍貫，拱手致賀曰：「昨夢女子持杏花一枝插號舍上，告我曰：『明日某縣某人至，為言杏花在此地。』君名姓籍貫適符，豈

非佳兆哉？」其人愕然失色，竟不解考具，稱疾而出。鄉人有知其事者曰：「此生有小婢名杏花，逼亂之而終棄之，竟流落不知所終，意其齎恨以歿矣。」

從孫樹森言，晉人有以資產托其弟而行商於外者，客中納婦，生一子，越十餘年，婦病卒，乃攜子歸。弟恐其索還資產也，誣其子抱養異姓，不得承父業，糾紛不決，竟鳴於官。官故憤憤，不牒其商所問其贖，而依古法滴血試，幸血相合，乃答逐其弟。弟殊不信滴血事，自有一子，刺血驗之果不合，遂執以上訴。謂縣令所斷不足據。鄉人惡其貪媚，無人理。僉曰：「其婦夙與其私昵，子非其子，血宜不合。」眾口分明，具有徵驗，卒證實姦狀，拘婦所歡鞠之，亦俯首引伏。弟愧不自容，竟出婦逐子，竄身逃去，資產反盡歸其兄，聞者快之。按陳業滴血，見《汝南先賢傳》，則自漢已

有此說。然余聞諸老吏曰：「骨肉滴血必相合，論其常也；或冬月以器置冰雪上，凍使極冷，或夏月以鹽醋拭器，使有酸咸之味，則所滴之血，入器即凝，雖至親亦不合，故滴血不足成信讞。」然此令不刺血，則商之弟不上訴，商之弟不上訴，則其婦之野合生子，亦無從而敗。此殆若或使之，未可全咎此令之泥古矣。

都察院鱗，余載於《灤陽消夏錄》中，嘗兩見其蟠跡，非烏有子虛也。吏役畏之，無敢至庫深處者。壬子二月，奉旨修院署，余啟庫檢視，乃一無所睹，知帝命所臨，百靈懾伏矣。院長舒穆瞻公因言，內閣學士札公祖墓亦有巨鱗，恒遙見其出入曝鱗，墓前兩槐樹，相距數丈，首尾各掛於一樹，其身如彩虹橫互也。後葬母卜壙，適當其地，祭而祝之，果率其族類千百，蜿蜒去。葬畢乃歸。去時其行如風，然漸行漸縮，乃至長僅數尺，蓋能大能小，已具神龍之

技矣。乃悟都察院鱗，其圍如柱，而能出入窗櫺中，隙纔寸許，亦猶是也。是月，與汪蕉雪副憲同在山西馬觀察家，遇內務府一官言，西十庫貯硫黃處亦有二鱗，皆首蠹一角，鱗甲作金色，將啟鑰，必先鳴鉦。其最異者，每一啟鑰，必見硫黃堆戶內，磊磊如假山，足供取用，取盡復然。意其不欲人入庫，人亦莫敢入也。或曰：「即守庫之神。」理或然歟？《山海經》載諸山之神，蛇身鳥首，種種異狀，不必定作人形也。

先兄晴湖言，有王震升者，暮年喪愛子，痛不欲生。一夜，偶過其墓，徘徊淒戀不能去。忽見其子獨坐隴頭，急趨就之，鬼亦不避。然欲握其手，輒引退；與之語，神意索漠，似不欲聞。怪問其故，鬼哂曰：「父子宿緣也。緣盡則爾為爾，我為我矣，何必更相問訊哉？」掉頭竟去。震升自此痛念頓消。客或曰：「使西河能知

此義，當不喪明。」先兄曰：「此孝子至情，作此變幻，以絕其父之悲思，如郗超密札之意耳。非正理也。使人存此見，父子兄弟夫婦，均視如萍水之相逢，不日趨於薄哉！」

某公納一姬，姿采秀豔，言笑亦婉媚，善得人意。然獨坐則凝然若有思，習見亦不訝也。一日，稱有疾，鍵戶晝臥。某公穴窗紙窺之，則塗脂傅粉，釵鈿衫裙，一一整飭，然後陳設酒果，若有所祀者。排闥入問，姬蹙然斂衽跪曰：「妾故某翰林之寵婢也。翰林將歿，度夫人必不相容，慮或鬻入青樓，乃先遣出，臨別切切私囑曰：『汝嫁我不恨，嫁而得所我更慰，惟逢我忌日，汝必於密室，靚妝私祭我，我魂若來，以香煙繞汝為驗也。』」某公曰：「徐鉉不負李後主，宋主弗罪也，吾何妨聽汝？」姬再拜，炷香，淚落入俎。煙果裊裊然三繞其頰，漸蜿蜒繞至足。溫庭筠《達摩支曲》：

「搗麝成塵香不滅，拗蓮作寸絲難絕。」此之謂歟？雖琵琶別抱，已負舊恩，然身去而心留，不猶愈於同牀各夢哉！

交河一節婦建坊，親串畢集，有表姊妹自幼相讎者，戲問曰：

「汝今白首完貞矣，不知此四十餘年中，花朝月夕，曾一動心否乎？」節婦曰：「人非草木，豈得無情。但覺禮不可逾，義不可負，能自制不行耳。」一日，清明祭掃畢，忽似昏眩，喃喃作囈語，扶掖歸，至夜乃蘇。顧其子曰：「頃恍惚見汝父，言不久相迎，且勞慰甚至，言人世所為，鬼神無不知也。幸我平生無瑕玷，否則黃泉會晤，以何面目相對哉？」越半載，果卒。此王孝廉梅序所言。梅序論之曰：「佛戒意惡，是鏟除根本工夫，非上流人不能也。常人膠膠擾擾，何念不生？但有所畏而不敢為，抑亦賢矣。此婦子孫，頗諱此語。余亦不敢舉其氏族。然其言光明磊落，如白日青天，所

謂皎然不自欺也，又何必諱之？」

姚安公監督南新倉時，一廩後壁無故圯。掘之，得死鼠近一石，其巨者形幾如貓。蓋鼠穴壁下，滋生日眾，其穴亦日廓，廓至壁下全空，力不任而覆壓也。公同事福公海曰：「方其壞人之屋以廣己之宅，殆忘其宅之托子屋也耶？」余謂，李林甫楊國忠輩尚不明此理，於鼠乎何尤？

先曾祖潤生公，嘗於襄陽見一僧，本惠登相之幕客也，述流寇事頗悉，相與歎劫數難移。僧曰：「以我言之，劫數人所為，非天所為也。明之末年，殺戮淫掠之慘，黃巢流血三千里不足道矣。由其中葉以後，官吏率貪虐，紳士率暴橫，民俗亦率奸盜詐偽，無所不至。是以下伏怨毒，上干神怒，積百年冤憤之氣，而發之一朝。

以我所見聞，其受禍最酷者，皆其稔惡最甚者也。是可曰天數耶？昔在賊中，見其縛一世家子跪於帳前，而擁其妻妾飲酒，問：「敢怒乎？」曰：「不敢。」問：「願受役乎？」曰：「願。」則釋縛使行酒於側。觀者或太息不忍。一老翁陷賊者曰：「吾今乃始知因果。是其祖嘗調僕婦，僕有違言，捶而縛之槐，使旁觀與婦臥也。即是一端，可類推矣。」一座有豪者曰：「巨魚吞細魚，鷺鳥搏群鳥，神弗怒也，何獨於人而怒之？」僧掉頭曰：「彼魚鳥耳，人魚鳥也耶？」豪者拂衣起。明日，邀客游所寓寺，欲挫辱之，已打包去，壁上大書二十字曰：「爾亦不必言，我亦不必說。樓下寂無人，樓上有明月。」疑刺豪者之陰事也。後豪者卒覆其宗。

有郎官覆舟於衛河，一姬溺焉。求得其屍，兩掌各握粟一掬。咸以為怪。河干一叟曰：「是不足怪也。凡沉於水者，上視暗而下

視明，驚惶瞽亂，必反從明處求出，手皆培土，故檢驗溺人，對十指甲有泥無泥，別生投死棄也。此先有運粟之舟沉於水底，粟尚未腐，故培之盈手耳。」此論可謂入微。惟上暗下明之故，則不能言其所以然。按張衡《靈憲》曰：「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又劉邵《人物志》曰：「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映，不能外光。然則上暗下明，固水之本性矣。」

程念倫名思孝，乾隆癸酉甲戌間，來游京師，弈稱國手。如皋冒祥珠曰：「是與我皆第二手，時無第一手，遽自雄耳。」一日，門人吳惠叔等扶乩，問：「仙善弈否？」判曰：「能。」問：「肯與凡人對局否？」判曰：「可。」時念倫寓余家，因使共弈。（凡弈譜，以子記數；象戲譜，以路記數。與乩仙弈，則以象戲法行之，如縱第九路橫第三路下子，則判曰「九三」，餘皆仿此。）初下數

子，念倫茫然不解，以為仙機莫測也，深恐敗名，凝思冥索，至背汗手顫，始敢應一子，意猶惴惴。稍久，似覺無他異，乃放手攻擊，乩仙竟全局覆沒，滿室嘩然。乩忽大書曰：「吾本幽魂，暫來遊戲，托名張三豐耳。因粗解弈，故爾率答，不虞此君之見困。吾今逝矣。」惠叔慨然曰：「長安道上，鬼亦誑人！」余戲曰：「一敗即吐實，猶是長安道上鈍鬼也。」

景州申謙居先生，諱詡，姚安公癸巳同年也。天性和易，平生未嘗有忤色，而孤高特立，一介不取，有古狷者風。衣必縑袍，食必粗糲。偶門人饋祭肉，持至市中易豆腐，曰：「非好苟異，實食之不慣也。」嘗從河間歲試歸，使童子控一驢，童子行倦，則使騎而自控之。薄暮遇雨，投宿破神祠中，祠止一楹，中無一物，而地下蕪穢不可坐，乃摘板扉一扇橫臥戶前。夜半睡醒，聞祠中小聲曰：

「欲出避公，公當戶不得出。」先生曰：「爾自在戶內，我自任戶外，兩不相害，何必避？」久之又小聲曰：「男女有別，公宜放我出。」先生曰：「戶內戶外即是別，出反無別。」轉身酣睡。至曉，有村民見之，駭曰：「此中有狐，嘗出媚少年，人入祠輒被瓦礫擊，公何晏然也？」後偶與姚安公語及，掀髯笑曰：「乃有狐欲媚申謙居，亦大異事。」姚安公戲曰：「狐雖媚盡天下人，亦斷不到君。當是詭狀奇形，狐所未睹，不知是何怪物，故驚怖欲逃耳。可想見先生之為人矣。」

董曲江前輩言，乾隆丁卯鄉試，寓濟南一僧寺，夢至一處，見老樹下破屋一間，欹斜欲圯。一女子靚妝坐戶內，紅愁綠慘，摧抑可憐。疑誤入人內室，止不敢進。女子忽向之遙拜，淚涔涔沾衣袂，然終無一言，心悸而悟。越數夕，夢復然，女子顏色益戚，叩額至

百餘，欲逼問之，倏又醒，疑不能明，以告同寓，亦莫解。一日，散步寺園，見廡下有故柩，已將朽，忽仰視其樹，則宛然夢中所見也。詢之寺僧，云是某官愛妾，寄停於是，約來迎取，至今數十年寂無音問，又不敢移殮，旁皇無計者久矣。曲江豁然心悟，故與歷城令相善，乃釀金市地半畝，告於官而遷葬焉。用知亡人以入土為安，停攔非幽靈所願也。

朱青雷言，高西園嘗夢一客來謁，名刺為司馬相如，驚怪而寤，莫悟何祥。越數日，無意得司馬相如一玉印，古澤斑駁，篆法精妙，真昆吾刀刻也，恒佩之不去身，非至親昵者不能一見。官鹽場時，德州盧丈雅雨為兩淮運使，聞有是印，燕見時偶索觀之，西園離席半跪，正色啟曰：「鳳翰一生結客，所有皆可與朋友共，其不可共者惟二物：此印及山妻也。」盧丈笑遣之曰：「誰奪爾物者，何癡

乃爾耶？」西園畫品絕高，晚得未疾，右臂偏枯，乃以左臂揮毫，雖生硬倔強，乃彌有別趣。詩格亦脫灑，雖托跡微官，蹉跎以歿，在近時士大夫間，猶能追前輩風流也。

楊鐵崖詞章奇麗，雖被文妖之目，不損其名。惟鞋杯一事，猥褻淫穢，可謂不韻之極，而見諸賦詠，傳為佳話。後來狂誕少年，競相依仿，以為名士風流，殊不可解。聞一巨室，中元家祭，方舉酒置案上，忽一杯聲如爆竹，然中裂。莫解何故。久而知數日前其子邀妓，以此杯效鐵崖故事也。

太常寺仙蝶，國子監瑞柏，仰邀聖藻，人盡知之。翰林院金槐，數人合抱，瘦磊砢如假山，人亦或知之。禮部壽草，則人不盡知也。此草春開紅花，綴如火齊，秋結實如珠，《群芳譜》、《野菜譜》

皆未之載，不知其名。或曰即田塍公道老（此草種兩家田塍上，用識界限，犁不及則一莖不旁生，犁稍侵之即蔓延不止，反過所侵之數，故得此名）。余諦審之，葉作鋸齒，略相似，花則不似，其說非也。在穿堂之北，治事處階前，甬道之西，相傳生自國初，歲久漸成藤本。今則分為二歧，枝格杈杈，挺然老木矣。曹地山先生名之曰長春草。余官禮部尚書時，作木欄護之。門人陳太守漢，時官員外，使為之圖。蓋醜化湛深，和氣涵育，雖一草一蟲，亦各遂其生若此也。禮部又有連理槐，在齋戒處南榮下。鄒小山先生官侍郎，嘗繪圖題詩，今尚貯庫中。然特大小二槐，相並而生，枝幹互相纏抱耳。非真連理也。

道家言祈禳，佛家言懺悔，儒家則言修德以勝妖。二氏治其末，儒者治其本也。族祖雷陽公畜數羊，一羊忽人立而舞，眾以為不祥，

將殺羊。雷陽公曰：「羊何能舞，有憑之者也。石言於晉，《左傳》之義明矣。禍已成歟，殺羊何益？禍未成而鬼神以是警余也，修德而已，豈在殺羊？」自是一言一動，如對聖賢。後以順治乙酉拔貢，戊子中副榜，終於通判，訖無纖芥之禍。

三從兄曉東言：「雍正丁未會試歸，見一丐婦，口生於項上，飲啜如常人，其人妖也耶？」余曰：「此偶感異氣耳，非妖也。駢拇枝指，亦異於眾，可曰妖乎哉！余所見有豕兩身一首者，有牛背生一足者，又於聞家廟社會見一人，右手掌大如箕，指大如椎，而左手則如常；日以右手操筆鬻字畫。使談讖緯者見之，必曰此豕禍，此牛禍，此人痾也，是將兆某患，或曰是為某事之應。然余所見諸異，訖毫無徵驗也，故余於漢儒之學最不信《春秋》陰陽、《洪範五行傳》；於宋儒之學最不信《河圖洛書》、《皇級經世》。」

房師孫端人先生，文章淹雅，而性嗜酒。醉後所作，與醒時無異，館閣諸公，以為斗酒百篇之亞也。督學雲南時，月夜獨飲竹叢下，恍惚見一人注視壺盞，狀若朵頤，心知鬼物，亦不恐怖，但以手按盞曰：「今日酒無多，不能相讓。」其人瑟縮而隱。醒而悔之曰：「能來獵酒，定非俗鬼；肯向我獵酒，視我亦不薄，奈何辜其相訪意？」市佳釀三巨碗，夜以小几陳竹間。次日視之，酒如故。歎曰：「此公非但風雅，兼亦狷介，稍與相戲，便涓滴不嘗。」幕客或曰：「鬼神但歆其氣，豈真能飲？」先生慨然曰：「然則飲酒宜及未為鬼時，勿將來徒歆其氣。」先生姪漁珊，在福建學幕為余述之。覺魏晉諸賢，去人不遠也。

錢塘俞君祺（偶忘其字，似是佑申也。），乾隆癸未，在余學署，偶見其《野泊不寐詩》曰：「蘆荻荒寒野水平，四圍唧唧夜蟲聲。長眠人亦眠難穩，獨倚枯松看月明。」余曰：「杜甫詩曰：『巴

童渾不寢，夜半有行舟。』張繼詩曰：『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均從對面落筆，以半夜得聞，寫出未睡，非詠巴童舟、寒山寺鐘也。君用此法，可謂善於奪胎。然杜、張所言是眼前景物，君忽然說鬼，不太鶻兀乎？」俞君曰：「是夕實遙見月下一人倚樹立，似是文士，擬就談以破岑寂，相去十餘步，竟冉冉沒，故有此語。」鍾忻湖戲曰：「『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裡笙歌煬帝歸』，唐人謂之『見鬼詩』，猶嫌假借。如公此作，乃真不愧此名。」

霍丈易書言，聞諸海大司農曰：「有世家子，讀書墳園。園外居民數十家，皆巨室之守墓者也。一日，於牆缺見麗女露半面，方欲注視，已避去。越數日，見於牆外採野花，時時凝睇望牆內，或竟登牆缺，露其半身，以為東家之窺宋玉也。頗縈夢想，而私念：『居此地者皆粗材，不應有此豔質。又所見皆荊布，不應此女獨靚

妝。『心疑為狐鬼，故雖流目送盼，而未通一詞。一夕，獨立樹下，聞牆外二女私語，一女曰：『汝意中人方步月，何不就之？』一女曰：『彼方疑我為狐鬼，何必徒使驚怖？』一女又曰：『青天白日安有狐鬼？癡兒不解事至此！』世家子聞之竊喜，褰衣欲出，忽猛省曰：『自稱非狐鬼，其為狐鬼也確矣！天下小人未有自稱小人者，豈惟不自稱，且無不痛詆小人以自明非小人者，此魅用此術也。』掉臂竟返。次日密訪之，果無此二女，此二女亦不再來。」

吳林塘言，曩游秦隴，聞有獵者在少華山麓，見二人儼然臥樹下，呼之猶能強起。問：「何困躓於此？」其一曰：「吾等皆為狐魅者也。初，我夜行失道，投宿一山家，有一少女絕妍麗，伺隙調我，我意不自持，即相嫖狎。為其父母所窺，甚見詈辱。我拜跪，始免箠撻。既而聞其父母絮絮語，若有所議者。次日，竟納我為婿，

惟約山上有主人女，須更番執役，五日一上直，五日乃返。我亦安之。半載後，病瘵，夜嗽不能寢，散步林下。聞有笑語聲，偶往尋視，見屋數楹，有人擁我婦坐石看月。不勝恚忿，力疾欲與角。其人亦怒曰：『鼠輩乃敢瞰我婦！』亦奮起相搏。幸其亦病憊，相牽並仆。婦安坐石上，嬉笑曰：『爾輩勿鬥，吾明告爾：吾實往來於兩家，皆托云上直，使爾輩休息五日，蓄精以供採補耳。今吾事已露，爾輩精亦竭，無所用爾輩，吾去矣。』奄忽不見。兩人迷不能出，故餓踣於此，幸遇君等得拯也。」其一人語亦同。獵者食以乾糲，稍能舉步，使引視其處。二人共詫曰：「向者牆垣故土，梁柱故木，門故可開合，窗故可啟閉，皆確有形質，非幻影也。今何皆土窟耶？院中地平如砥，淨如拭。今何土窟以外，崎嶇不容足耶？窟廣不數尺，狐自容可矣，何以容我二人？豈我二人之形亦為所幻化耶？」一人見對面崖上有破磁，曰：「此我持以登樓失手所碎，今峭壁無

路，當時何以上下耶？」四顧徘徊，皆惘惘如夢。二人恨狐女甚，請獵者入山捕之。獵者曰：「邂逅相遇，便成佳偶，世無此便宜事。事太便宜，必有不便宜者存。魚吞鉤，貪餌故也；猩猩刺血，嗜酒故也。爾二人宜自恨，亦何恨於狐？」二人乃憫默而止。

林塘又言，有少年為狐所媚，日漸羸困，狐猶時時來。後復共寢，已疲頓不能御女，狐乃披衣欲辭去。少年泣涕挽留，狐殊不顧。怒責其寡情，狐亦怒曰：「與君本無夫婦義，特為採補來耳。君膏髓已竭，吾何所取而不去？此如以勢交者，勢敗則離；以財交者，財盡則散。當其委曲相媚，本為勢與財，非有情於其人也。君於某家某家，皆向日附門牆，今何久絕音問耶？乃獨責我！」其音甚厲，侍疾者聞之皆太息。少年乃反面向內，寂無一言。

汪旭初言，見扶乩者，其仙自稱張紫陽，叩以《悟真篇》，弗能答也，但判曰「金丹大道，不敢輕傳」而已。會有僕婦竊資逃，僕叩問：「尚可追捕否？」仙判曰：「爾過去生中，以財誘人，買其妻，又誘之飲博，仍取其財。此人今世相遇，誘汝婦逃者，買妻報；並竊資者，取財報也。冥數先定，追捕亦不得，不如已也。」

旭初曰：「真仙自不妄語。然此論一出，凡奸盜皆諉諸夙因，可勿追捕，不推波助瀾爾？」乩不能答。有疑之者曰：「此扶乩人多從狡獪惡少游，安知不有人匿僕妻而教之作此語？」陰使人偵之。薄暮，果赴一曲巷。登屋脊密伺，則聚而呼盧，僕婦方豔飾行酒矣。潛呼邏卒圍所居，乃弭首就縛。律禁師、巫，為奸民竄伏其中也。藍道行嘗假此術以敗嚴嵩，論者不甚以為非，惡嵩故也。然楊、沈諸公，喋血碎首而不能爭者，一方士從容談笑，乃制其死命，則其力亦大矣。幸所排者為嵩，使因而排及清流，雖韓、范、富、歐陽，

能與枝梧乎？故乩仙之術，士大夫偶然遊戲，倡和詩詞，等諸觀劇則可；若借卜吉凶，君子當怖其卒也。

從叔梅庵公曰：「淮鎮人家有空屋五間，別為院落，用以貯雜物。兒童多往嬉遊，跳擲踐踏，頗為喧擾。鍵戶禁之，則竊逾短牆入。乃大書一帖粘戶上，曰：「此房狐仙所住，毋得穢污！」姑以怖兒童云爾。數日後，夜聞窗外語：「感君見招，今已移入，當為君堅守此院也。」自後人有入者，輒為磚瓦所擊，並僮奴運雜物者，亦不敢往。久而不治，竟全就圯頽。狐仙乃去。此之謂妖由人興。

余有莊在滄州南，曰上河涯，今鬻之矣。舊有水明樓五楹，下瞰衛河，帆牆來往欄楯下，與外祖雪峰張公家度帆樓，皆游眺佳處。先祖母太夫人夏月每居是納涼，諸孫更番隨侍焉。一日，余推窗南

望，見男婦數十人登一渡船，纜已解。一人忽奮拳擊一叟落近岸淺水中，衣履皆濡。方坐起憤詈，船已鼓棹去。時衛河暴漲，洪波直瀉，洶湧有聲。一糧艘張雙帆順流來，急如激箭，觸渡船，碎如柿。數十人並沒，惟此叟存。乃轉怒為喜，合掌誦佛號。問其何適，曰：「昨聞有族弟得二十金，鬻童養媳為人妾，以今日成券，急質田得金如其數，齎之往贖耳。」眾同聲曰：「此一擊，神所使也。」促換渡船送之過。時余方十歲，但聞為趙家莊人，惜未問其名姓。此雍正癸丑事。又先太夫人言，滄州人有逼嫁其弟婦而鬻兩姪女於青樓者，里人皆不平。一日，腰金販綠豆泛巨舟詣天津，晚泊河干，坐船舷濯足。忽西岸一鹽舟絳索中斷，橫掃而過，兩舷相切，自膝以下，筋骨糜碎如割截，號呼數日乃死。先外祖一僕聞之，急奔告曰：「某甲得如是慘禍，真大怪事！」先外祖徐曰：「此事不怪。若竟不如此，反是怪事。」此雍正甲辰、乙巳間事。

交河王洪緒言，高川劉某住屋七楹，自居中三楹，東廂三楹以妻歿無葬地，停柩其中。西廂二楹，幼子與其妹居之。一夕，聞兒啼甚急，而不聞妹語，疑其在灶室未歸，從窗罅視已息燈否，月明之下，見黑煙一道，蜿蜒從東廂戶下出，縈繞西廂窗下，久之不去。迨妹醒拊兒，黑煙乃冉冉斂入東廂去，心知妻之魂也。自後，每月夜聞兒啼，潛起窺視，所見皆然。以語其妹，妹為之感泣。悲哉！父母之心，死尚不忘其子乎！人子追念其父母，能如是否乎？

先師桂林呂公闍齋言，其鄉有官邑令者，蒞任之日，夢其房師某公，容色憔悴，若重有憂者。邑令蹙然迎拜曰：「旅櫬未歸，是諸弟子之過也，然念之未敢忘。今幸托蔭得一官，將拮据營窀穸矣。」蓋某公卒於戍所，尚浮屠僧院也。某公曰：「甚善。然歸我之骨，不如歸我之魂。子知我骨在滇南，不知我魂羈於此也。我初

為此邑令，有試墾汙萊者，吾誤報升科。訴者紛紛，吾心知其詞直，而恐干吏議，百計迴護，使不得申，遂至今為民累。土神訴與東嶽，嶽神謂事由疏舛，雖無自利之心，然恐以檢舉妨遷擢，則其罪與自利等。牒攝吾魂，羈留於此，待此浮糧減免，然後得歸。困苦饑寒，所不忍道。回思一時爵祿，所得幾何？而業海茫茫，竟杳無崖岸，誠不勝泣血椎心。今幸子來官此，儻念平生知遇，為籲請蠲除，則我得重入轉輪，脫離鬼趣。雖生前遺蛻，委諸螻蟻，亦非所憾矣。」

邑令檢視舊牘，果有此事。後為宛轉請豁，又恍惚夢其來別云。

河及方言曰：「說鬼者多誕，然亦有理似可信者。雍正乙卯七月，泊舟靜海之南。微月朦朧，散步岸上，見二人坐柳下對談。試往就之，亦欣然延坐。諦聽所說，乃皆幽冥事。疑其為鬼，瑟縮欲遁。二人止之曰：『君勿訝，我等非鬼。一走無常，一視鬼者也。』問：

『何以能視鬼？』曰：『生而如是，莫知所以然。』又問：『何以走無常？』曰：『夢寢中忽被拘役，亦莫知所以然也。』共話至一二鼓，大抵縷陳報應。因問：『冥司以儒理斷獄耶？以佛理斷獄耶？』視鬼者曰：『吾能見鬼，而不能與鬼語，不知此事。』走無常曰：『君無須問此，只問己心。問心無愧，即陰律所謂善；問心有愧，即陰律所謂惡，公是公非，幽明一理，何分儒與佛乎？』其說平易，竟不類巫覡語也。」

里有視鬼者，曰：「鬼亦恒憧憧擾擾，若有所營，但不知所營何事；亦有喜怒哀樂，但不知其何由。大抵鬼與鬼競，亦如人與人競耳。然微陰不足敵盛陽，故莫不畏人。其不畏人者，一由人據所居，鬼刺促不安，故現變相驅之去；一由崇人求祭享；一由桀鷙強魂，戾氣未消。如人世無賴，橫行為暴，皆遇氣旺者避，遇運蹇者

乃敢侵。或有冤魂厲魄，得請於神，報復以申積恨者，不在此數。若夫欲心所感，淫鬼應之；殺心所感，厲鬼應之；憤心所感，怨鬼應之，則皆由其人之自召，更不在此數矣。我嘗清明上塚，見游女踏青，其妖媚弄姿者，諸鬼隨之嬉笑；其幽閒貞靜者，左右無一鬼。又嘗見學宮有數鬼，教諭鮑先生出（先生諱梓，南宮人，官獻縣教諭，載縣誌《循吏傳》）。），則瑟縮伏草間；訓導某先生出，則跳擲自如。然則鬼之敢侮與否，尤視乎其人哉！」

侍姬之母沈媪言，鹽山有劉某者，患癰閉，百藥不驗。一夕，夢神語曰：「銅頭煨灰酒服之，即通。」問：「銅頭何物？」曰：「汝輩所謂螻蛄也。」試之果癒。余謂此濕熱蘊結，以濕熱攻濕熱，借其竄利下行之性耳。若州都之官，氣不能化，則求之於本原，非此物所能導也。

梁鐵幢副憲言，有夜行者於竹林邊見一物，似人非人，蠢蠢然摸索而行，叱之不應，知為精魅，拾瓦石擊之，其物化為黑煙，縮入林內，啾啾作聲曰：「我緣宿業墮餓鬼道中，既瞽且聾，艱苦萬狀，公何忍復相逼？」乃委之而去。余《灤陽消夏錄》中記王菊莊所言女鬼，以巧於讒構受啞報，此鬼受聾瞽報，其聰明過甚者乎？

先師汪文端公言，有欲謀害異黨者，苦無善計。有點者密偵知之，陰裏藥以獻曰：「此藥入腹即死。然死時情狀，與病卒無異，雖蒸骨驗之，亦與病卒無異也。」其人大喜，留之飲。歸，則以是夕卒矣。蓋先以其藥餌之為滅口計矣。公因太息曰：「獻藥者殺人以媚人，而先自殺也。用其藥者，先殺人以滅口，而口終不可滅也。紛紛機械何為乎？」張樊川前輩時在坐，因言：「有好變童者，悅一宦家子。度無可得理，陰屬所愛姬托媒媪招之，約會於別墅，將

執而脅污焉。屆期，聞已至，疾往掩捕，突失足墮荷塘板橋下，幾於滅頂。喧呼掖出，則宦家子已遁，姬已鬢亂釵橫矣。蓋是子美秀甚，姬亦悅之故也。後無故開閣放此姬，婢媼乃稍泄其事。陰謀者鬼神所忌，殆不虛矣。」

賣花者顧媼，持一舊磁器求售。似筆洗而略淺，四周內外及底皆有昀色；似哥窯而無冰紋，中平如硯，獨露磁骨。邊線界畫甚明，不出入毫髮，殊非剝落。不知何器，以無用還之。後見《廣異志》載，嵇胡見石室道士案頭硃筆及杯語；《乾異子》載，何讓之所見天狐有朱盞筆硯語；又《逸史》載，葉法善有持朱鉢畫符語，乃悟唐以前無朱硯，點勘文籍，則研朱於杯盞；大筆濡染，則貯朱於鉢。杯盞略小而口哆，以便搦筆；鉢稍大而口斂，以便多注濃瀋也。顧媼所持，蓋即朱盞，向來賞鑒家未及見耳。急呼之來，問：

「此盞何往？」曰：「本以三十錢買得，云出自井中。因公斤為無用，以二十錢賣諸雜物攤上。今將及一年，不能復問所在矣。」深為惋惜。世多以高價市贗物，而真古器或往往見擯。余尚非規方竹漆斷紋者，而交臂失之尚如此，然則蓄寶不彰者，可勝數哉（余後又得一朱盞，制與此同，為陳望之撫軍持去。乃知此物世尚多有，第人不識耳。）！

先師介公野園言，親串中有不畏鬼者，聞有凶宅，輒往宿。或言西山某寺後閣，多見變怪，是歲值鄉試，因僦住其中。奇形詭狀，每夜環繞几榻間，處之恬然，然亦弗能害也。一夕月明，推窗四望，見豔女立樹下，啞然曰：「怖我不動，來魅我耶？爾是何怪，可近前。」女亦啞然曰：「爾固不識我，我爾祖姑也。歿葬此山，聞爾日日與鬼角，爾讀書十餘年，將徒博一不畏鬼之名耶？抑亦思奮身

科目，為祖父光，為門戶計耶？今夜而鬥爭，晝而倦臥，試期日近，學業全荒，豈爾父爾母遣爾裹糧入山之本志哉？我雖居泉壤，於母家不能無情，故正言告爾。爾試思之。」言訖而隱。私念所言頗有理，乃束裝歸，歸而詳問父母，乃無是祖姑。大悔，頓足曰：「吾乃為黠鬼所賣！」奮然欲再往，其友曰：「鬼不敢以力爭，而幻其形以善言解，鬼畏爾矣，爾何必追窮寇？」乃止。此友可謂善解紛矣。然鬼所言者，正理也，正理不能禁，而權詞能禁之，可以悟銷熔剛氣之道也。

前記閣學札公祖墓巨蟒事，據總憲舒穆瞻公之言也。壬子三月初十日，蔣少司農戟門邀看桃花，適與札公聯坐，因叩其詳，知舒穆瞻公之語不誣。札公又曰：「尚有一軼事，舒穆瞻公未知也。守墓者之妻劉媪，恒與此蟒同寢處，蟠其榻上幾滿，來必飲以火酒，

注巨碗中。蟒舉首一嗅，酒減分許，所餘已味淡如水矣。憑劉媪與人療病，亦多有驗。一旦有欲買此蟒者，給劉媪錢八千，乘其醉而舁之去。去後媪忽發狂曰：「我待汝不薄，汝乃賣我，我必褫汝魄。」自過不止。媪之弟奔告札公，札公自往視，亦無如何。逾數刻竟死。夫妖物憑附女巫，事所恒有，忤妖物而致禍，亦事所恒有。惟得錢賣妖，其事頗奇，而有人出錢以買妖，尤奇之奇耳。此蟒今猶在其地，在西直門外，土人謂之紅果園。」

育嬰堂、養濟院是處有之，惟滄州別有一院養瞽者，而不隸於官。瞽者劉君瑞曰：「昔有選人陳某過滄州，資斧匱竭，無可告貸，進退無路，將自投於河。有瞽者憫之，傾囊以助其行。選人入京，竟得官，薦至州牧，念念不能忘瞽者，自費數百金，將申漂母之報。而偏覓瞽者不可得，並其姓名無知者，乃捐金建是院，以收養瞽者。」

此瞽者與此選人，均可謂古之人矣。」君瑞又言：「眾瞽者留室一楹，旦夕炷香拜陳公。」余謂陳公之側，瞽者亦宜設一坐。君瑞囁囁曰：「瞽者安可與官坐？」余曰：「如以其官而祀之，則瞽者自不可坐；如以其義而祀之，則瞽者之義與官等，何不可坐耶？」此事在康熙中，君瑞告余在乾隆乙亥、丙子間，尚能舉居是院者為某。今已三十餘年，不知其存與廢矣。

明季兵亂，曾伯祖鎮番公年甫十一，被掠至臨清，遇舊客作李守敬，以獨輪車送歸。崎嶇戎馬之間，瀕危者數，終不捨去也。時宋太夫人在，酬以金。先頓首謝，然後置金於案曰：「故主流離，心所不忍，豈為求賞來耶？」泣拜而別，自後不復再至矣。守敬性戇直，儕輩有作姦者，輒癩癩與爭，故為眾口所排去，而患難之際，不負其心仍如此。

事有先兆，莫知其然。如日將出而霞明，雨將至而礎潤，動乎彼則應乎此也。余自四歲至今，無一日離筆硯。壬子三月初二日，偶在直廬，戲語諸公曰：「昔陶靖節自作輓歌，余亦自題一聯曰：『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百年之後，諸公書以見挽，足矣。」劉石庵參知曰：「上句殊不類公，若以挽陸耳山，乃確當耳。」越三日而耳山訃音至，豈非機之先見歟？

申蒼嶺先生言，有士人讀書別業，牆外有廢塚，莫知為誰。園丁言夜中或有吟哦聲，潛聽數夕，無所聞。一夕，忽聞之，急持酒往澆塚上曰：「泉下苦吟，定為詞客，幽明雖隔，氣類不殊，肯現身一共談乎？」俄有人影冉冉出樹蔭中，忽掉頭竟去。慙懃拜禱，至再至三，微聞樹外人語曰：「感君見賞，不敢以異物自疑，方擬一接清談，破百年之岑寂。及遙觀丰采，乃衣冠華美，翩翩有富貴

之容，與我輩縵袍，殊非同調。士各有志，未敢相親，惟君委曲諒之。」士人悵悵而返，自是並吟哦亦不聞矣。余曰：「此先生玩世之寓言耳。此語既未親聞，又旁無聞者，豈此士人為鬼揶揄，尚肯自述耶？」先生掀髯曰：「鉏麀槐下之詞，渾良夫夢中之噪，誰聞之歟？子乃獨詰老夫也！」

邱孝廉二田言，永春山中有廢寺，皆焦土也。相傳初有僧居之，僧善咒術。其徒夜或見山魃，請禁制之，僧曰：「人自人，妖自妖，兩無涉也；人自行於晝，妖自行於夜，兩無害也。萬物並生，各適其適，妖不禁人晝出，而人禁妖夜出乎？」久而晝亦闕人，僧寮無寧宇，始施咒術。而氣候已成，黨羽已眾，竟不可禁制矣。憤而雲遊，求善効治者偕之歸。登壇檄將，雷火下擊，妖殲而寺亦燼焉。僧拊膺曰：「吾之罪也！夫吾咒術始足以勝之，而弗肯勝也；吾道

力不足以勝之，而妄欲勝也。博善化之虛名，潰敗決裂乃至此。養癰貽患，我之謂也夫！」

飛車劉八，從孫樹珊之御者也。其御車極鞭策之威，盡馳驅之力，遇同行者，必驀越其前而後已。故得此名。馬之強弱所不問，馬之饑飽所不問，馬之生死亦所不問也。歷數主，殺馬頗多。一日，御樹珊往群從家，以空車返。中路馬軼，為輪所軋，仆轍中。其傷頗輕，竟昏瞶不知人。昇歸，則氣已絕矣。好勝者必自及，不仁者亦必自及。東野稷以善御名一國，而極馬之力，終以敗駕。況此役夫哉！自隕其生，非不幸也。

先祖光祿公，有莊在滄州衛河東，以地恒積潦，其水左右斜袤如人字，故名人字汪。後土語訛人字曰銀子，又轉汪為窪，以吹唇

聲輕呼之，音乃近娃，彌失其真矣。土瘠而民貧，雕敝日甚。莊南八里為狼兒口（土語以狼兒二字合聲吹唇呼之，音近辣，平聲。）光祿公曰：「人對狼口，宜其不蕃也。」乃改莊門北向。直北五里曰木沽口（沽字土音在果戈之間。）自改門後，人字窪漸富腴，而木沽口漸雕敝矣。其地氣轉移歟？抑孤虛之說，竟真有之？

人字汪場中有積柴（俗謂之垛。），多年矣。土人謂中有靈怪，犯之多致災禍，有疾病禱之亦或驗，莫敢擷一莖，拈一葉也。雍正乙巳，歲大饑，光祿公捐粟六千石，煮粥以賑。一日，柴不給，欲用此柴而莫敢舉身，乃自往祝曰：「汝既有神，必能達理。今數千人枵腹待斃，汝豈無惻隱心？我擬移汝守倉，而取此柴活饑者，諒汝不拒也。」祝訖，魔眾拽取，毫無變異。柴盡，得一秃尾巨蛇，蟠伏不動；以巨畚舁入倉中，斯須不見。從此亦遂無靈。然迄今

六七十年，無敢竊入盜粟者，以有守倉之約故也。物至毒而不能不為理所屈，妖不勝德，此之謂矣。

從孫樹寶言，韓店史某，貧徹骨。父將歿，家惟存一青布袍，將以斂，其母曰：「家久不舉火，持此易米尚可多活月餘，何為委之土中乎？」史某不忍，卒以斂。此事人多知之。會有失銀釧者，大索不得。史某忽得於糞壤中。皆曰：「此天償汝衣，旌汝孝也。」失釧者以錢六千贖之，恰符衣價。此近日事。或曰：「偶然也。」余曰：「如以為偶，則王祥固不再得魚，孟宗固不再生筍也。幽明之感應，恒以一事示其機耳，汝烏乎知之！」

景州李晴嶙言，有劉生訓蒙於古寺。一夕，微月之下，聞窗外窸窣聲。自隙窺之，牆缺似有二人影，急呼有盜，忽隔牆語曰：「我

輩非盜，來有求於君者也。」駭問：「何求？」曰：「猥以夙業，墮餓鬼道中，已將百載。每聞僧廚炊煮，輒饑火如焚。窺君似有慈心，殘羹冷粥，賜一澆奠，可乎？」問：「佛家經懺，足濟冥途，何不向寺僧求超拔？」曰：「鬼逢超拔，是亦前因。我輩過去生中，營營仕宦，勢盛則趨附，勢敗則掉臂如路人。當其得志，本未扶窮救厄，造有善因，今日勢敗，又安能遇是善緣乎？所幸貨賂豐盈，不甚愛惜，孤寒故舊，尚小有周旋。故或能時遇矜憐，得一沾餘瀝。不然，則如目連母鍵在大地獄中，食至口邊，皆化猛火，雖佛力亦無如何矣。」生惻然憫之，許如所請，鬼感激嗚咽去。自是每以殘羹剩酒澆牆外，亦似有胖蟹，然不見形，亦不聞語。越歲餘，夜聞牆外呼曰：「久叨嘉惠，今來別君。」生問：「何往？」曰：「我二人無計求脫，惟思作善以自拔。此林內野鳥至多，有彈射者，先驚之使高飛；有網罟者，先驅之使勿入。以是一念，感動神明，今

已得付轉輸也。」生嘗舉以告人曰：「沉淪之鬼，其力猶可以濟物，人奈何謝不能乎？」

族兄中涵知旌德縣時，近城有虎暴，傷獵戶數人，不能捕。邑人請曰：「非聘徽州唐打獵，不能除此患也。」（休寧戴東原曰：「明代有唐某，甫新婚而戕於虎，其婦後生一子，祝之曰：『爾不能殺虎，非我子也。』後世子孫，如不能殺虎，亦皆非我子孫也。」故唐氏世世能捕虎。）乃遣吏持幣往。歸報唐氏選藝至精者二人，行且至。至則一老翁，鬚髮皓然，時略略作嗽，一童子十六七耳。大失望，姑命具食，老翁察中涵意不滿，半跪啟曰：「聞此虎距城不五里，先往捕之，賜食未晚也。」遂命役導往，役至谷口，不敢行，老翁哂曰：「我在，爾尚畏耶？」入谷將半，老翁顧童子曰：「此畜似尚睡，汝呼之醒。」童子作虎嘯聲，果自林中出，逕搏老翁。

老翁手一短柄斧，縱八九寸，橫半之，奮臂屹立，虎撲至，側首讓之，虎自頂上躍過，已血流仆地。視之，自頷下至尾闕，皆觸斧裂矣。乃厚贈遣之。老翁自言煉臂十年，煉目十年，其日以毛帚掃之不瞬，其臂使壯夫攀之，懸身下繩不能動。《莊子》曰：「習伏眾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信夫。嘗見史舍人嗣彪，暗中捉筆書條幅，與秉燭無異。又聞靜海勵文恪公，剪方寸紙一百片，書一字其上，片片向日疊映，無一筆絲毫出入。均習而已矣，非別有謬巧也。

李慶子言，山東民家有狐，居其屋數世矣。不見其形，亦不聞其語，或夜有火燭盜賊，則擊扉撼窗，使主人知覺而已。屋或漏損，則有銀錢鏗然墜几上，即為修葺。計所給恒浮所費十之二，若相酬者。歲時，必有小饋遺置窗外。或以食物答之，置其窗下，轉瞬即不見矣。從不出鬻人，兒童或反鬻之，戲以瓦礫擲窗內，仍自窗還

擲出。或欲觀其擲出，投之不已，亦擲出不已，終不怒也。一日，忽簷際語曰：「君雖農家，而子孝弟友，婦姑娣姒皆婉順，恒為善神所護，故久住君家避雷劫。今大劫已過，敬謝主人，吾去矣。」自此遂絕。從來狐居人家，無如是之謹飭者，其有得於老氏「和光」之旨歟！卒以謹飭自全，不遭劫治之禍，其所見加人一等矣。

從姪虞惇，從兄懋園之子也。壬子三月，隨余勘文淵閣書，同在海淀槐西老屋（余婿彭煦之別業，余葺治之，為輪對上直憩息之地。）言懋園有朱漆藤枕，崔莊社會之所買，有年矣。一年夏日，每枕之，輒嗡嗡有聲，以為作勞耳鳴也。旬餘後，其聲漸厲，似飛蟲之振羽。又月餘，聲達於外，不待就枕始聞矣。疑而剖視，則一細腰蜂，鼓翼出焉。枕四圍無鍼芥隙，蜂何能遺種於內？如未漆時先遺種，何以越數歲乃生？或曰：「化生也。」然蜂生以蛹，不以

化。即果化生，何以他處不化而化於枕？他枕不化而化於此枕？枕中不飲不食，何以兩月餘猶活？設不剖出，將不死乎？此理殊不可曉也。

虞惇又言，掖縣林知州禹門，其受業師也。自言其祖年八十餘，已昏耄不識人，亦不能步履，然猶善飯。惟枯坐一室，苦鬱鬱不適。子孫恒以椅舁至門外延眺，以為消遣。一日，命侍者入取物，獨坐以俟，侍者出，則並椅失之矣。合家悲泣惶駭，莫知所為，裹糧四出求之，亦無蹤跡。會有友人自勞山來，途遇禹門，遙呼曰：「若非覓若祖乎？今在山中某寺，無恙也！」急馳訪之，果然。其地距掖數百里，僧不知其何以至，其祖但覺有二人舁之飛行，亦不知其為誰也。此事極怪而非怪。殆山魃狐魅，播弄老人，以為遊戲耳。

戈孝廉廷模，字式之，芥舟前輩長子也，天姿朗徹，詩格書法，並有父風。於父執中獨師事余，余期以遠到，乃年四十餘，始選一學官。後得心疾，忽發忽止，竟夭天年，余深悲之。偶與從孫樹珏談及，樹珏因言，其未歿以前，讀書至夜半，偶即景得句曰：「秋入幽窗燈黯淡。」屬對未就，忽其友某揭簾入，延與坐談，因告以此句，其友曰：「何不對以『魂歸故里月淒清』？」式之愕然曰：「君何作鬼語？」轉瞬不見，乃悟其非人。蓋衰氣先見，鬼感衰氣應之也。故式之不久亦下世，與《靈怪集》載曹唐《江陵佛寺》詩「水底有天春漠漠」一聯事頗相類。

曹慕堂宗丞言，有夜行遇鬼者，奮力與角。俄群鬼大集，或拋擲沙礫，或牽拽手足，左右支吾，大受捶擊，顛踣者數矣，而憤恚彌甚，猶死鬥不休。忽坡上有老僧持燈呼曰：「檀越且止！此地鬼

之窟宅也，檀越雖猛士，已陷重圍，客主異形，眾寡異勢，以一人
氣血之勇，敵此輩無窮之變幻，雖賁、育無幸勝也。況不如賁、育
者乎？知難而退，乃為豪傑，何不暫忍一時，隨老僧權宿荒刹耶？」
此人頓悟，奮身脫出，隨其燈影而行。群鬼漸遠，老僧亦不知所往。
坐息至曉，始覓得路歸。此僧不知是人是鬼，可謂善知識耳。

海澱人捕得一巨鳥，狀類蒼鵝，而長喙利吻，目睛突出，眈眈
可畏，非鷲非鶴，非鴉非鷗，莫能名之，無敢買者。金海住先生
時寓直澄懷園，獨買而烹之。味不甚佳，甫食一二饜，覺胸膈間冷
如冰雪，堅如鐵石，沃以燒春，亦無暖氣。委頓數日乃癒。或曰：
「張讀《宣室志》載，俗傳人死數日後當有禽自柩中出，曰『殺』。
有鄭生者，嘗在隰川，與郡官獵於野，網得巨鳥，色蒼，高五尺餘；
解而視之，忽然不見。里中人言有人死且數日，卜者言此日『殺』」

當去。其家伺而視之，果有巨鳥蒼色自樞中出。又《原化記》載，韋滂借宿人家，射落『殺』鬼，烹而食之，味極甘美。先生所食，或即『殺』鬼所化，故陰凝之氣如是歟！」倪餘疆時方同直，聞之笑曰：「是又一終南進士矣。」

自黃村至豐宜門（俗謂之南西門。），凡四十里。泉源水脈，絡帶鉤連，積雨後污潦沮洳，車馬頗為阻滯。有李秀者，御空車自固安返。見少年約十五六，娟麗如好女，蹙蹙泥塗，狀甚困憊。時日已將沒，見秀行過，有欲附載之色，而愧沮不言。秀故輕薄，挑與語，邀之同車。忸怩而上。沿途市果餌食之，亦不甚辭。漸相軟款，間以調謔。面頰微笑而已。行數里後，視其貌似稍蒼，尚不以為意。又行十餘里，暮色昏黃，覺眉目亦似漸改。將近南苑之西門，則廣額高顴，鬚鬚有鬚矣。自訝目眩，不敢致詰。比至逆旅下車，

乃鬚髯皓白，成一老翁。與秀握手作別曰：「蒙君見愛，懷感良深。惟暮齒衰顏，今夕不堪同榻，愧相負耳。」一笑而去，竟不知為何怪也。秀表弟為余廚役，嘗聞秀自言之，且自悔少年無狀，致招狐鬼之侮云。

文安王岳芳言，有楊生者，貌姣麗，自慮或遇強暴，乃精習

技擊，十六七時，已可敵數十人。會詣通州應試，暫住京城。偶獨游陶然亭，遇二回人強邀入酒肆。心知其意，姑與飲啖，且故索珍味食，二回人喜甚，因誘至空寺，左右挾坐，遽擁於懷。生一手按一人，並踏於地，以足踏背，各解帶反接，抽刀擬頸曰：「敢動者死！」褫其下衣，並淫之。且數之曰：「爾輩年近三十，豈足供狎昵？然爾輩污人多矣，吾為孱弱童子復仇也！」徐釋其縛，掉臂逕出。後與岳芳同行，遇其一於途，顧之一笑，其人掩面鼠竄去，乃

為岳芳具道之。岳芳曰：「戕命者使還命，攘財者使還財，律也。此當相償者也。惟淫人者有治罪之律，無還使受淫之律，此不當償者也。子之所為，謂之快心則可，謂之合理則未也。」

從孫樹樞言，南村戈孝廉仲坊，到遵祖莊（土語呼榛子莊，遵榛豐韻之訛，祖子雙聲之轉也。相近又有念祖橋，今亦訛為驗左。）會曹氏之葬，聞其鄰家雞產一卵，入夜有光。仲坊偕數客往觀，時已昏暮，燈下視之，無異常卵；撤去燈火，果吐光熒熒，周卵四圍如盤盂。置諸室隅，立門外視之，則一室照耀如晝矣。客或曰：「是雞為蛟龍所感，故生卵有是變怪，恐久而破殼出，不利主人。」仲坊次日即歸，不知其究竟如何也。案木華《海賦》曰：「陽冰不治，陰火潛然。」蓋陽氣伏積陰之內，則鬱極而外騰。《嶺南異物志》稱：「海中所生魚蜃，置陰處有光。」《嶺表錄異》亦稱：「黃蠟

魚頭夜有光如籠燭，其肉亦片片有光。「水之所生，與水同性故也。必海水始有火，必海錯始有光者，積水之所聚，即積陰之所凝。故百川不能鬱陽氣，惟海能鬱也。至暑月腐草之為螢，以層陰積雨，陽氣蒸而化為蟲。塞北之夜亮木，以冰谷雪巖，陽氣聚而附於木，螢不久即死。夜亮木移植盆盎，越一兩歲亦不生明。出潛離隱，氣得舒則漸散耳。惟雞卵夜光則理不可曉。蛟龍所感之說，亦未必然。按段成式《酉陽雜俎》稱：「嶺南毒菌夜有光，殺人至速。」蓋瘴癘所鍾，以溫熱發為陽燄。此卵或疹癘之氣，偶聚於雞；或雞多食毒蟲，久而蘊結，如毒菌有光之類，亦未可知也。

從姪虞惇言，聞諸任丘劉宗萬曰：「有旗人赴任丘催租，適村民夜演劇，觀至二鼓乃散。歸途酒渴，見樹旁茶肆，因繫馬而入。主人出言：『火已熄，但冷茶耳。』入室良久，捧茶半杯出，色殷

紅而稠黏，氣似微腥，飲盡，更求益，曰：「瓶已罄矣。當更覓殘剩，須坐此稍待，勿相窺也。」既而久待不出，潛窺門隙，則見懸一裸女子，破其腹，以木撐之，而持杯刮取其血。惶駭退出，乘馬急奔。聞後有追索茶錢聲，沿途不絕。比至居停，已昏瞶墜仆。居停聞馬聲出視，扶掖入。次日乃蘇，述其顛末。共往跡之，至繫馬之處，惟平蕪老樹，荒塚累累，叢棘上懸一蛇，中裂其腹，橫支以草莖而已。」此與裴硯《傳奇》載盧涵遇盟器婢子殺蛇為酒事相類。然婢子留賓，意在求偶。此鬼鬻茶胡為耶？鬼所需者冥鏹，又向人索錢何為耶？

田香谷言，景河鎮西南有小村，居民三四十家。有鄒某者，夜半聞犬聲，披衣出視。微月之下，見屋上有一巨人坐。駭極驚呼，鄰里並出。稍稍審諦，乃所畜牛昂首而蹲，不知其何以上也。頃刻

喧傳，男婦皆來看異事。忽一家火發，燄猛風狂，合村幾盡為焦土。乃知此為牛禍，兆回祿也。姚安公曰：「時方納稼，豆穡穀草，堆椳籬茅屋間，袤延相接。農家作苦，家家夜半皆酣眠。突爾遭焚，則此村無瞧類矣。天心仁愛，以此牛驚使夢醒也。何反以為妖哉！」

同郡某孝廉未第時，落拓不羈，多來往青樓中。然倚門者視之漠然也。惟一妓名椒樹者（此妓佚其姓名，此里巷中戲諧之稱也。）獨賞之，曰：「此君豈長貧賤者哉？」時邀之狎飲，且以夜合資供其讀書。比應試，又為捐金治裝，且為其家謀薪米。孝廉感之，握臂與盟曰：「吾儻得志，必納汝。」椒樹謝曰：「所以重君者，怪姊妹惟識富家兒；欲人知脂粉綺羅中，尚有巨眼人耳。至白頭之約，則非所敢聞。妾性冶蕩，必不能作良家婦；如已執箕帚，仍縱懷風月，君何以堪？如幽閉閨閣，如坐圜牆，妾又何以堪？與其始相歡

合，終致仳離，何如各留不盡之情，作長相思哉？」後孝廉為縣令，屢招之不赴。中年以後，車馬日稀，終未嘗一至其署。亦可云奇女子矣。使韓淮陰能知此意，烏有「烏盡弓藏」之憾哉！

膠州法南野，飄泊長安，窮愁頗甚。一日，於李符千御史座

上言：「曾於灤口旅舍見二詩，其一曰：『流落江湖十四春，徐娘半老尚風塵。西樓一枕鴛鴦夢，明月窺窗也笑人。』其二曰：『含情不忍訴琵琶，幾度低頭掠髻鴉。多謝西川貴公子，肯持紅燭賞殘花。』不署年月姓名，不知誰作也。」余曰：「此君自寓坎珂耳！然五十六字足抵一篇《琵琶行》矣。」

益都李生文澗，南澗弟也。嗜古如南澗，而博辯則過之。不幸夭逝，南澗乞余誌其墓。匆匆未果，並其事狀失之，至今以為憾也。

一日，在余生雲精舍討論古禮，因舉所聞一事曰：「博山有書生，夜行林莽間，見貴官坐松下，呼與語。諦視，乃其已故表丈某公也。不得已近前拜謁。問家事甚悉。生因問：『古稱體魄藏於野，而神依於廟主。丈人有家祠，何為在此？』某公曰：『此泥於古不墓祭之文也。夫廟祭地也，主祭位也，神之來格，以是地是位為依歸焉耳。如神常居於廟，常附於主，是世世祖妣與子孫人鬼雜處也。且有廟有主，為有爵祿者言之耳。今一邑一鄉之中，能建廟者萬家不一二，能立祠者千家不一二，能設主者百家不一二。如神依主而不依墓，是百千億萬貧賤之家，其祖妣皆無依之鬼也，有是理耶？知鬼神之情狀者，莫若聖人。明器之禮，自夏后氏以來矣。使神在主而不在墓，則明器當設於廟。乃皆瘞之於墓中，是以器供神而置於神所不至也，聖人顧若是顛耶？衛人之耐離之，殷禮也；魯人之耐合之，周禮也。孔子善周。使神不在墓，則墓之分合，了無所異，

有何善不善耶？《禮》曰：「父歿而不忍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亡而不忍用其椽椹，口澤存焉爾。」一物之微，尚且如是。顧以先人體魄，視如無物；而別植數寸之木，曰此吾父吾母之神也，毋乃不知類耶？寺鐘將動，且與子別。子今見吾，此後可毋為豎儒所惑矣。」生匆遽起立。東方已白，視之，正其墓道前也。」

陳裕齋言，有僦居道觀者，與一狐女狎，靡夕不至。忽數日不見，莫測何故。一夜，褰簾含笑入。問其曠隔之由，曰：「觀中新來一道士，眾目曰仙，慮其或有神術，姑暫避之。今夜化形為小鼠，自壁隙潛窺，直大言欺世者耳，故復來也。」問：「何以知其無道力？」曰：「偽仙偽佛，技止二端，其一故為靜默，使人不測；其一故為顛狂，使人疑其有所托。然真靜默者，必淳穆安恬，凡矜持者，偽也；真托於顛狂者，必遊行自在，凡張皇者，偽也。此如君

輩文士，故為名高，或迂僻冷峭，使人疑為狷；或縱酒罵座，使人疑為狂，同一術耳。此道士張皇甚矣，足知其無能為也。」時共飲錢稼軒先生家，先生曰：「此狐眼光如鏡，然詞鋒太利，未免不留餘地矣。」

司炊者曹媪，其子僧也，言嘗見粵東一宦家，到寺營齋，云其妻亡已十九年。一夕，燈下見形曰：「自到黃泉，無時不憶，尚冀君百年之後得一相見。不意今配入轉輪，從此茫茫萬古，無復會期。故冒冥司之禁，賂監送者，來一取別耳。」其夫駭痛，方欲致詞，忽旋風入室卷之去，尚隱隱聞泣聲。故為飯僧禮懺，資來世福也。此夫此婦，可謂兩個不相負矣。《長恨歌》曰：「但令心如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安知不以此一念，又種來世因耶？

《桂苑叢談》記李衛公以方竹杖贈甘露寺僧，云此竹出大宛國，堅實而正方，節眼鬚牙，四面對出云云。案方竹今閩粵多有，不為異物。大宛即今哈薩克，已隸職方，其地從不產竹，烏有所謂方者哉？又《古今注》載烏孫有青田核，大如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案烏孫即今伊犁地，問之額魯特，皆云無此。又《杜陽雜編》載元載造芸暉堂於私第。芸香，草名也，出于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舂之為屑，以塗其壁，故號曰芸暉。于闐即今和闐地，亦未聞此物。惟西域有草名瑪努，根似蒼朮，番僧焚以供佛，頗為珍貴；然色不白，亦不可泥壁。均小說附會之詞也。

黎苻塘言，有少年，其父商於外，久不歸。無所約束，因為囊家所誘，博負數百金。囊家議代出金償眾，而勒寫鬻宅之券。不得已從之。慮無以對母妻，遂不返其家，夜入林自縊。甫結帶，聞馬

蹄隆隆，回顧，乃其父歸也。駭問：「何以作此計？」度不能隱，以實告。父殊不怒，曰：「此亦常事，何至於此？吾此次所得尚可抵。汝自歸家，吾自往償金索券可也。」時囊家博未散，其父突排闥入。本皆相識，一一指呼姓字，先斥其誘引之非，次責以逼迫之過。眾錯愕無可置詞。既而曰：「既不肖子寫宅券，吾亦難以博訴官。今償汝金，汝明日分給眾人，還我宅券可乎？」囊家知理屈，願如命。其父乃解腰纏付囊家，一一驗入。得券即就燈焚之，憤然而出。其子還家具食，待至曉不歸。至囊家偵探，曰：「已焚券去。」方慮有他故。次日，囊家發篋，乃皆紙錠。金所親收，眾目共睹，無以自白，竟出己橐以償，頗自疑遇鬼。後旬餘，訃音果至，歿已數月矣。

李樵風言，杭州湧金門外，有漁舟泊神祠下，聞祠中人語嘈雜。

既而神訶曰：「汝曹野鬼，何辱文士？罪當答。」又聞辯訴曰：「人靜月明，諸幽魂暫游水次，稍釋羈愁。此二措大獨講學談詩，刺刺不止。眾皆不解，實所厭聞。竊相耳語，微示不滿，稍稍引去則有之，非敢有所觸犯也。」神默然，少頃，曰：「論文雅事，亦當擇地擇人。先生休矣。」俄而磷火如螢，自祠中出。遙聞吃吃笑不已，四散而去。

劉燧，滄州人。其母以康熙壬申生，至乾隆壬子，年一百一歲，尚強健善飯。屢逢恩詔，里胥欲為報官支粟帛，輒固辭弗願。去歲，欲為請旌建坊，亦固辭弗願。或詢其弗願之故，慨然曰：「貧家嫠婦，賦命蹇薄，正以顛連困苦，為神道所憐，得此壽耳。一邀過分之福，則死期至矣。」此媪所見殊高。計其生平，必無膠膠擾擾分外之營求，宜其恬然衝靜，頤養天和，得以保此長齡矣。



經典古籍新編